續東文選 第十

祭文
青詞
行狀
碑銘
墓誌

續東文選卷之十九

祭文

祭高麗門下注書吉先生文　孫舜孝

自古忠臣義士不幸生於昏亂之朝革命之際或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者有之或委棄爵祿抗節不仕者有之雖所安之不同其所以明人臣之大節立萬代之綱常其致一也是故伯夷叔齊食西山之薇終身窮餓而為商家之忠臣龔勝陶潛退歸田里不應徵召而為漢晉之忠臣豈不以慷慨赴死易而從容就義難耶先生生於麗運之末策名

為吏飄纓紆組見朝廷濁亂國命將絕而翩然匹
馬歸臥鄉曲遯世無悶及真主受命萬化一新搜
羅賢俊欲共天職以禮見召而敷陳大義貢章
闕下終遂不臣之志其見幾之明則不讓於申屠
蟠而不事二姓之忠當與夷齊龔陶同垂於千載
之下矣嗚呼周德至盛矣華陽歸馬之後一不聞有
首陽之聘先生生有聘召之榮沒有褒贈之典錄
用子孫立祠祀之豈非我朝之德因先生而益隆
先生之節因我朝而益光也耶崇德象賢之義終
始出處之正皆足以垂範萬世矣余以無似素仰

高風今者承 命持節是邦思欲敦民風而扶世
敎盡臣職而報 聖明雖匹夫匹婦之微如有一
行之可觀者必歆慕而加敬況卓卓如先生者哉
拜瞻祠下髣髴儀刑唯烏山洛水之如昨念先生
兮安在奠蕉黃與荔丹冀英靈之不昧也

祭亡妻淑人文 金宗直

月日夫具位金宗直謹以淸酌時羞之奠敢哀告
于亡室曹氏淑人之靈嗟嗟淑人棄我何亟百年
之約三分纔一卅年伉儷一朝而訣追惟往事胡
寧忍說嗚呼哀哉君生名族配我儒素柔淑寬慈

中有尺度祗順先妣晚益和裕先妣每云吾婦可慕我姊我妹驩然相護妯娌之間一無或忤鄉里親戚孰偏好惡德何克全壽何不具嗚呼哀哉我性鳩拙甔石屢匱君亦安貧不事贏利菲食惡衣始終罔異如值賓祭儀物必備君調醎酸藜藿亦美五噫孟光桀棄翟氏君實似之我所深倚方謀休官採山釣水白首相依以保餘齒茲計幾就胡遽至此嗚呼哀哉君之生世艱厄臺仍年未周星母疾不與外曾考妣鞠育哀矜未及于笄累失所憑從外王母女範其承王母又沒沉痛曷勝及歸

于我休咎輒徵歡不滿眼得禍尤弘兩更三年黽
勉嘗蒸莪蔑聞道百罹侵陵二女五男相踵魂升
君以摧裂同齊轉增嗚呼哀哉青君得疾實因觧
澆風邪血毒毋于中旋轉十年服藥積聚銷剪往往
復患厥證亦淺久而當已庶幾平善遂致因循治
療不動竟以此終令我慚靦嗚呼哀哉君之嚴君
康強在堂良辰佳節誰侑酒觴君之兩女少者在
房他日于歸誰辦其裝君之諸弟譽聞俱良藝須
者粥誰為而嘗奴婢滿庭失奩倀倀左右使喚誰
其主張新築屋廬有園有塘君不留居誰與周章

嗚呼哀哉寂寥西閣君其在玆衣衾盥櫛象君平
時飮食供具亦且隨宜君昔劬勞終無一兒執喪
者誰嗚呼已而我欲辭疾爲服杖期謬蒙上眷賜
藥以醫難辜 恩命將赴京師君之襄事吾將遣
歸幽明無間當知我悲嗚呼哀哉來谷之原松楸
欝蔥至果兩壠安厝其中君母及子在兩壠東營
君宅兆卜以玄冬九泉會合其樂融融逝者然矣
生者曷從奠酤以告號慟莫窮嗚呼哀哉

祭仲雲文

金馹孫

嗚呼吾兄乎汝今捨我而亡耶吾猶未信其亡豈

其哀過而狂耶有母在堂有姊俱存有兄靡盬有弟在傍爾獨去此而何歸將去此而之彼所親有重於此耶何平日骨肉之愛今日棄之如弊屣也惠妾悲啼奴僕群號諸姪泣血親朋來哭爾獨不聞儼臥而不起何厭世之喧聒一至此極耶嗚呼其夢耶昨日言言昨日嬉嬉一日不言不笑而頹然莫覺言不通其志病不喻其證藥不知其劑多不知其痛使我抱無涯之慟天乎天乎此怨將崩下民孔多在兄何憎顏回短命而原思長貧姜詩出妻而東野無兒人生窮獨孰加於茲嗚呼兄乎

我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猶恐冥然窴然我知兄之死而兄不知我之生耶嗚呼痛哉死而無精靈則長已矣如兄精靈則必自知我之情既以為有知也則曷不於此抒我情以丁寧吾年後兄九歲兄學既通吾尚癡童兄之早歲孝友出於天性其心未嘗不追古人為同念家貧而親老惜光陰而悲歎常以警予之慵時節飲食必躬爨以進於親得親之嘗然後始足其哀凡應對左右必承親而無違吾亦學兄而無不為稍知事親之方當如斯也於歲庚子同屈禮闈立揚無期望斷京師魚稌

江鄉自足以貧遂奉爺孃喻嶺南馳上問親衰下
念己私青燈旅舘白雪關山相對輒悲有淚潸潸
旣抵桑鄉父老爭迎斗酒伏臘比隣相經歌呼嗚
嗚亦足卒歲而忘憂以志養志顧白面而反羞攻
呰山房尚嫌寡聞夏笈往尋佔畢齋門函丈數月
遂知向方自此以來動必相携未嘗一日離也雖
名天倫實同晛朋到處相磨詩禮縈徽嗚呼已矣
兄平日不以患失爲心撫一世而長吁今在何方
而俯視塵埃中鄙夫也母昔有疾念予之幼托予
於兄兄對以保無寒飢也當時遊學手中之線往

往不給兄常解衣以覆我肌也予臨歲晩又拙生謀且寒且飢將復何所依也伯氏早年頗不拘羈母常憂兄之純明曰吾死當享於汝云豈知今日母及設祭以招兄魂也我初娶妻至自忠清喜我有室無抱離情交足夜話鷄呌五更請母以良田義僕與我而自取荒且愚者以行壬寅之冬同我雪螢對策大庭擢第一人予忝予屈喜兄之伸一朝聲輝上達楓宸白衣引見手分 御羹聯璧共甲千乘為領公卿宰相孰不爾榮兄體失和夙患負薪命不竢駕頗審精神輿歸私第上憂之深夜

半醫汞副以綸音問疾加藥草譯驚心揖對燈前
感淚霑襟未幾父歿痛毒三年哀毁骨立兄病始
纏服闋俄頃歷官三遷其年丙午予亦登途兄弟
三人人比三珠夏官佐郎世云咼選為養不胥乃
乞一縣竟坐踈曠在縣乃歿亦不介懷浪迹林泉
予亦棄官從以蹁躚細雨前溪絅飛銀鮮落花春
山雌雉角鷹用以奉養亦無不能溪堂已完松竹
已長優哉游哉庶終母養不仕在側或非母志除
目一下不能不起如兄志廣恥居人後早知大理
不列三后德精簿案聒耳敲榜罷勉少留歸為老

毋榮也豈知性命消鑠於膏火之中猶勸其積薪而不已耶天乎鬼乎吾兄何所負焉而酷罰之至此也施施自家薄晩上曹日高長臥復聲三嗅天乎鬼乎吾兄何所負於渠而延禍如是之毒也悠悠碌碌凡幾人遐壽而厚祿吾兄之清虛與物無競宜任其自適者而反困十年之郎又折三十八年之浮生使吾不得永共被之樂也夢耶初疑世之暴卒者往往復甦故既絶數日猶有望焉今四體已戢于一木我呼兄不聞兄呼我不聞此生求與兄相鬭也他生又未可卜其相從則天地無窮

宇宙空濶而已前旬遺母書報以無恙往省期以十月之吉伯氏陪母必憑消息以自安戲綵取樂豈知今日此地之號哭也早知如此豈肯旅宦京師而母子兄弟不能相養以居生死哀樂至於不相知也吾從數日來如狂如癡人間萬事都不了了便奉兄骨歸葬先塋不復求進以畢餘生第慮倚門鶴髮佇看遊子之至而忽見素轎之返驚仆失聲因致不測恐兄平生孝親之願死而重不孝之跡也兄其有知必不瞑目李舅勸吾祔兄於龍仁外家之兆吾思之亦有理延陵季子之子死於

齊葬於嬴博而曰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也兄
之骨肉雖葬於彼魂氣當遊於故鄉而得與先祖
相追也兄其安之乎然吾不敢為兄決顧兄之精
靈未昧入我夢而相告也又願遊魂時入我夢而
莫入母之夢重母之寤擗也嗚呼吾與兄昔日同
榻自以為張陳不足多也既繫職役又分室家紅
塵奔走世務蹉跎雖在一城而一月相見者無幾
前十一日共哭先諱於吾家兄哭之慟我哀之劇
相視慘慘情未洽以别觀其顔色渥潤心志無失
謂其無他病更五日不見而永訣早知如此吾豈

一日不同居宿哉伯氏只有一子承先君之重而
吾方無子無可為後人理所極視天茫茫兄有小
妾未聞治亂之命猶有遺腹幸其生而長則兄若
是為不亡矣如不能生長則當以班祔於先君之
廟或別擇於堂從兄弟之子以立後此則在老母
與伯氏所料嗚呼痛哉經營後事俾不供佛撫恤
孤孀俾不失業我在人間兄無憂也嗚呼人生上
壽者百年其餘多不及六七十吾年今卄九其在
人間又幾春秋也黃粱未熟一世悠悠天地有窮
草木無愁兄於中年迷其常性喜飲酒自放頗失

母志吾嘗誦貫同遺祭之詩而切責兄其記憶乎當時所以戒酒者使兄去戕生之物延數歲之命以後老母卒也豈知此恨更長於今日乎今日勸爾一爵而亦不可得言之至此長慟欲絶

仲雲小祥祭文

噫歲運環復乎不窮人生一去而莫回長恨宇宙亦復何追老母遠具時羞以備兄初忌之供兄其知乎不知趙氏妹自京辦奠使其子如愚酹以告哀兄其享之自兄之沒尋常魂魄與夢相接或間月或間旬或間日或連夜如喜如怒如惱如愁揚

揚如平昔忽忽如大漸之時驚覺自失有淚盈腮不知兄有未安於茲耶鴉啼古隴宿草離披臨風一慟草木共悲我於今年春奉勅徃嶺南因得覲老母蒼顏白髮滿目蕭然乃曰仲也不意先背我而去仲實負我我不深念仲也然豈無窮之念也老母比年來疾病去體體氣未嘗小衰伯氏曾作天嶺奉養無闕兄若有知亦應自慰余亦黽勉數載終不久於京師也死而有相從之道則先君杖屨兄必奉以自隨吾與伯氏尚在人間老母之養亦無不支死生相托唯有祝詞幽明分道孰與接

辭碑碣已具圖將不利未立終當營竪丁出喪內
遺腹女孩行以及晬匍匐上膝弄尾呣食知呼孃
而不知呼爺也吾與族人且悲且喜日夜冀其成
長而得嫁也靈其佑耶童能守几筵以陪塋靈并
知之嗚呼浮生有限懷抱無涯脩短前定聖賢亦
萎畢竟同歸我又何悲

祭金仁老文　朴誾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九月朔甲子越七日庚
午高靈朴誾謹以淸酌蔬果之奠祭于亡友仁老
之靈曰始我幼時寡陋而蒙不齒長者在儕輩中

往往有聞白老之名及遊儒庠所聞益驚心竊願交而不一逢䆿寐思之有欝於胷丙辰之第裒然首舉聲華藹如達于王所余亦旅進隨君之後望見其貌知德之厚卿士大夫凡在搢紳翕翕稱道咸曰斯人可試以劇亦處以雅無往不可何取何捨擾于郎署付以史翰或筆或否有條有貫翰林諸公緇手享成置之玉堂衆莫與爭余時忝竊為君下僚其氣方銳強聒囂囂人或吾嗔惛不自省君獨肯許我助我警衆懷有疑於君為證群議方紛一辭而定進必危言袖盈諫草豈無他人與我

同好同對于吏唯一無貳梏拳在身慷慨抗志中夜相就握手語心吾忠不昧天聽孔臨我遂譴罷君亦左移我寓中原君朝京師追寄一句鴨江之涘君還之日余同安李交轡過君月色在門萬里之興一笑而論是冬十月前望一夕更約擇之佩酒往適擇之病鄭余亦敗意獨酌有詩恨不相示其後適之新命于廷就屋僑居與君對為携李夜扣君來杖藜君呼我釀我亦有携故人偶偕今夜最樂秉燭痛飲安用杯杓余醉鼾睡君戒鷄鳴豈以私廢萬中之評一歡雲散徂春不見余遭家患悲

憂展轉四月維夏雙身唯已扶護妻喪奔走百里
乞銘於南其文崛奇擇之許我倩寫燒甓君時抱
病強起操管冥冥九原庶解冤遷襄事而返君疾
未痊屢以病告朝莫肯還君在烏臺紀綱不亂陛
前讜諤左右驚嘆斯人雖病寧投外職優游調護
尚昇翰墨筵論厥歸上恩殊異居寵若驚如奔失
戀我往候君七月之初步履雖艱精神自如念子
方壯勿藥有喜寧知旬日遽判生死始聞凶訃疑
非實語徑赴容齋相對惻楚嗟君平日不事贏餘
弊廬數楹妻孥與居客至無位倚門之扇中心所

安會莫少變衆雛依依嫠婦孑孑載念後事枯腸欲裂天道與善盖非其然獨於吾輩何酷斯偏粹然之貌溫然之談耳若相盈眼若相縈寃結於懷想𤼵於夢一盃酹魂已焉號慟嗚呼哀哉尚饗

青詞

昭格署雷聲普化天尊祈雨　　徐居正

大道爲萬有之宗孰究妙用至誠格三清之鑑可獲陰扶茲竭卑悰恭陳淨醮念我否德叨襲丕基厥位克艱無彊休亦無彊恤惟天可畏應以實不應以文然闕遺之尚多致災咎之荐至春不雨夏

尚不雨恐來年未受厥明耕失時耘亦失時豈稼穡有相之道雖切望霓之懇未有動天之誠纔興雨之淒淒旋出日其杲杲雲欲聚而復散風使離之颸爲虐以如焚苗則槁矣農者國之本一穀不登則歲凶食爲民之天三日不食則命隕今旣失候於東作亦復何望於西成是雖繫人事之有愆恐或虧天心之生物予一人宜受譴罰之酷彼萬姓忍罹凶歉之憂情激于中心簡在上天高也星遠也毋曰杳冥難知雲油然雨霈然訏借扶佑之力爰採冲斗於金籙聿嚴法事於琳宮伏願仙馭

載回靈光丕顯雲同天以㵾遲月離畢而滂沱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實種實褎實堅實好實栗百穀用成

太一醮　　李承召

無聲無臭斡造化之機如惔如焚久罹旱魃之害茲竭丹懇仰丐玄庥伏念猥以眇末之資嗣守艱大之業雖遜志求學而猶昧天人相感之理雖飭身修行而不達聖賢爲國之猷事神治人或未盡乎誠敬發號施令豈皆適於時宜況以一身之微深居九重之上智慮未易周乎萬務視聽亦難

遍於多方情不上通犴獄多滯冤之繫澤未下究田里有愁嘆之聲戾氣既深咎徵斯應冬無雪夏無雨歷三時而亢陽麥不穗禾不苗與百卉而俱瘁既已失於東作又何望於西成靜言以思實予一人之有罪載胥及溺哀我萬姓之何辜爰就淨增恭陳醮禮倘微忱之昭格庶洪休之遄加伏願二氣交和百靈效職油然雲霈沛然雨致百穀之用成比如櫛崇如墉見千倉之遄積

雷聲普化天尊醮

雷雨作解寔司澤物之功旱魃為災將有阻飢之

患茲陳危迫之懇竚借扶佑之私念惟白穀之用成唯在庶徵之時若乃緣台德之不類獲戾上天馴致亢陽之如焚耗斁下土既無草而不萎况有年之可望靜思天之降災實由人之作孽萬機之務寧無一政一事之失宜四方之民豈盡匹夫匹婦之得所聰明有所不逮寃枉奚由盡知林泉之下必有遺賢囹圄之中亦多負屈斯皆感傷於和氣所以譴告於咎徵惕焉夜懷痛自責已悔已往之無及庶將來之可追爰就壇壝恭奠虔酌伏願俯鑒懇惻特賜矜憐澤升氣兮山川雲霈沛兮下雨

彼遺秉而此遺穗迄用康年

太一醮祈雨青詞　黃啓沃

大道為陰陽之祖妙斡八政之行玄機主禍福之權式昭三清之鑑玆瀝懇而哀籲冀居高而聽卑念予寡躬叨守鴻業命惟休亦惟恤旣軫夕惕之懷應以實不以文恒存日鑑之戒顧惟德之不類豈造哲而能康田野豈無愁嘆之聲刑賞豈無僭濫之失一女或仳尚和氣之足傷庶事或隳豈天心之克享玆致譴罰荐遭旱荒草木如以湯焦田疇盡為龜拆責逾桑林之六禱無圭璧之贏哀庶

類之何依痛玄佑之尚阻雲屛屛而欲合風使醨
之日杲杲而如焚苗則槁矣仰瞻倬彼之漢空有
鞠哉之嘆自頃年荒災沓臻已缺小康之望乃令
日稼穡卒痒恐無孑遺之民慨念于兹涕泪交下
雖天心仁愛而示警恐大德生成之或乖萬生既
是天民當受天養咎徵皆由我作寧丁我躬何此
無辜並罹其禍敢殫再瀆之懇佇紆十真之休所
欲必從無曰天高也而星遠也有感則應庶幾雲
油然而雨霈然致令甘液普霑驕陽頓釋四時行
品物遂競奏豊年之歌三事理六府脩期升大猷

之治

行狀

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廣陵府院君李公行狀

洪貴達

公諱克培字謙甫廣州人曾祖諱集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贈議政府左贊成集賢殿大提學號遁村祖諱之直通政大夫刑曹右叅議贈議政府領議政考諱仁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監春秋館事謚忠僖公廣陵山水

之奇祖宗積累之久儲精毓慶而忠僖公有五子
皆國之器其得氣之先而最長者曰公公生而有
異相孩而有異氣學而有異能博通群聖人書一
時儕輩咸推爲遠大之器正統丁卯中司馬試旋
捷科選補承文院副正字轉至博士景泰庚午陞
成均主簿尋遷司憲監察以聖節使檢察官如京
師有一通事犯禁公據法論斷一行肅然前此通
事犯法者多而檢察官不舉職故奸不止公獨按
法不　時論多之未還拜司諫院右正言知製敎
憲府啓其如京能檢察一行犯法者請褒奬　文

宗嘉之曰予嘗識之未幾拜兵曹佐郞未幾陞爲
正郞 世祖靖內難兼判吏兵曹事見公深器之
啓請加一級每見公指之曰是他日都承旨慶尙等
道守令萬户多有不法者特遣公糾擧公悉摘發
以聞而罷黜之無一人有怨言乙亥 世祖即位
策勳爲輸忠佐翼功臣陞授司宰監副正丙子陞
監正移判通禮門事丁丑 世廟親祀圓丘實執
事者資窮三品者當陞堂上而公亦與焉臺諫駁
之 傳曰餘子可也至如某豈宜以凡流待之特
命陞堂上仍擢禮曹參議是年 世祖將巡幸慶

尚道特以公帶本職兼觀察是道戊寅來朝賜鞍
馬階加嘉善職加中樞院副使封廣陵君賜衣一襲
遣還己卯入為兵曹參判移漢城府尹是年如京
師賀千秋節還拜禮曹參判庚辰以本職兼集賢
殿提學階加嘉靖時皇朝遣馬鑑招撫毛憐衛野
人行至本國東北境上 上以公有專對才特遣
公宣慰時申文忠公叔舟受命往征野人郞甫兒
罕文忠請與公偕從之及凱還陞資憲賜奴婢出
為京畿觀察使辛巳還封廣陵君壬午拜吏曹判
書巡察忠清慶尚全羅道正軍籍還刑曹判書尋

移判禮曹癸未出為平安道觀察使丁忠信公憂
乙酉仍丁大夫人憂丁亥服闋詣 闕肅拜 世
祖與貞熹王后同 御内殿引見賜酒即封廣陵
君兼都摠管俄遷兵曹判書出為平安道節度使
撫禦得機宜戊子下書褒奬階加正憲 睿宗嗣
位拜議政府右參贊尋拜兵曹判書 成宗嗣位
拜議政府左參贊辛卯全羅道饑命公往賑其民
公盡心措置一道賴以全活既還 上嘉之特賜
衣一襲論諸相輔佐功賜公純誠明亮佐理功臣
號階加崇政是年以聖節使如京師甲午復拜兵

曹判書階加崇祿丁酉陞拜判中樞府事己亥加輔國領中樞府事廣陵府院君庚子別設都監分三所選二品以上最公平有器識者各一爲提調以決奴婢久訟未決者名曰斷訟都監公居其一剖決無所滯人無稱寃者辛丑壬寅年民間饑以公嘗爲賑恤使活民多命兼判户曹事果能措辦有道民無餓殍甲辰加階大匡乙巳拜議政府右議政丙午秋 上幸洪卜山觀獵圍諸將請驅逐群獸徑下平地射場急取之左右皆曰可公獨曰王者當取物以正若詭遇獲禽臣等未敢知 上嘉

之丁未旱公引咎請辭職不允未幾雨 上遣中
使賜宮醞且 御書慰之曰賴公經邦之術獲此
霈然之澤喜不自任時改正各道軍籍以公嘗練
熟兵務又命兼判兵曹是年今 天子即位公當
充進賀使以老病辭封府院君戊申春翰林侍講
董越給事中王敞等齎頒登極詔行至弘濟院
上出慕華館迓之越等詰本國迎命違禮不即進
上遣左右辨說者累皆不聽至遣公見公德器大
加禮貌之即來頒詔 上悅特賜內廏馬一匹及
其還也百官送于郊外公亦在其行越就公之位

曰真朝鮮老成人也庚戌公年將七十乞致仕不允辛亥又乞退不允仍賜几杖大學生李穆等論駁一大臣語頗不遜 上欲加罪爲宰相臺諫請釋不允公啓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言雖不中固當容之 祖宗以來儒生言事者亦有之未嘗有受罪者今若罪之恐防言路 上許之時論快之癸丑擢拜領議政辭以老不允辭以病又不允甲寅有乳媼謀害公主事覺 上怒下義禁府命公爲委官鞫之時屬酷暑因感疾辭職不允及今上嗣位乙卯命曾經政丞以上各書嘉謨嘉猷以

進公之書曰 成宗嘗臨雍乞言臣講論中庸至哀公問政章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曰古今帝王為治之要在此願 上留意焉 成宗特賜嘉納今臣亦無他辭臣之平生所學在此矣願復留意焉 上鄭重之命承政院書諸冊以進數月間以病乞骸章三上乃蒙俞封府院君疾彌留六月癸酉卒于第年七十四臨卒謂諸孫曰汝祖年至於斯位至於斯今天年已盡復有何恨但當順受之耳計 聞九重嘆亡鑑百僚痛失師輟朝停市者三日至於巷不歌舂不相歛而賻

贈有加既殯弔祭無虛日至如卜兆營壙凡干葬事靡不官庀盖所以報公功德者然也公氣度雄深志慮堅確本之以經術文之以吏治守之以正大行之以忠勤夫其積於中者厚故見於面盎於背者大束帶立於朝儼然人望而畏之自未貂蟬槩然已有公輔之望及其位愈崇年愈高則其德業與之愈崇高而孟軻所謂達不離道人不失望者其公之謂乎公策勲兩朝觀風三道有推忠明亮黜陟澄清之稱典禮春官總戎司馬者各三有以數五典平邦國持衡銓曹而賢愚判論思經幄

而讜議進至於納百揆領三台而三光明萬物遂
若公可謂眞宰相者矣歷事五朝出入將相身繫
國家休戚安危者殆三十餘年其間政柄在手寵
眷養身者久而門無干謁人無閒言茲惟難哉公
性嚴重平居寡言笑杜門不接賓客客至門者輒
曰主出矣不以入報故至者亦少門庭常蕭然雀
羅可設公於物無所好只酷好書史常手不釋卷
至老不倦其為學務實不務華口不嘗吟哦詩律
自奉儉素食無萬錢之費衣不五采之備惟酒無
筭但和其面醺其氣而已未嘗以歌舞管絃之為

娛常曰我或不得已對客聽樂則終日茫然自失
若犯重罪然也議國家事務存大體不舉苛細平
生不喜言人過人有斥人之短者輒艴然曰果若
有短當取其所長況難的其短乎常慮家門大盛
戒子弟曰凡物盛則必衰若等毋或自滿名二孫
以守謙守恭曰處世之道無過此二字每子孫來
謁必臨之以莊其子孫必恭必敬無敢有慢易色
公娶許文敬公稠之女少時從文敬學文敬先朝
名宰相有識鑑之明每謂公非常之器公有四子
曰世忠世弼世匡世柱皆先公歿女幾各適名家

皆早寡内外孫男婦共數十其顯者曰世忠之胤守恭擢高科頗有名望世弼之二子曰守諒守誠皆業儒志功名守諒袖公平生事跡來請述公行狀予平日竊辱知於公深故不以文拙辭乃爲之狀謹狀

忠貞公行狀

申從濩

公諱琮字宗卿一字宗之號尚友堂世爲孔岩人今陽川縣也遠祖諱宣文以財雄鄉里高麗太祖征百濟輸財佐軍興以功封孔岩村主八代祖諱珙佐高麗忠烈王官至侍中有功烈爲時名相高

祖諱錦號楚堂博學能詩麗末典理判書降年不
求位不滿德時論惜之曾祖諱愭通訓大夫判奉
常寺事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祖諱扉中直大夫
襄陽都護府使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考諱
蓀通訓大夫載寧郡守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
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陽川府院
君皆以公貴推恩也妣崔氏封貞敬夫人亦簪纓
華族許氏文宣以後凡十二世皆擢第代有聞人
逮公顯融極矣良由先世積善畜祉有待而發也
公之少也志氣深沉雄遠糠粃世故惟閉門讀書

常在途中未嘗左右游目凝然若沉思者或至迷
失人莫能窺其際與儕類數人同棲偷兒夜入其
室盡挈衣屨而去既覺諸人咸懊恨公則略不介
意怡然取筆書壁曰既奪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
偷既奪衣又偷鞋竊為先生不取識者始服其量
景泰丙子公年二十三中生員試翌年天順丁丑
又中文科第三人時旱甚朝野望雨唱名之日唱
一甲方畢忽雨作庭紳皆目公以謂商霖之徵授
啓功郎義盈庫直長兼世子右正字戊寅移軍器
直長餘如故己卯春特加務功郎先是 世祖妙

簡文臣分屬天文地理等學以習之以公屬天文
學公研窮步天之法雖宿業甘石者皆瞠乎在後
至是適見日食公推食分書進紙尾條之以疏斥
異端開言路絶遊畋　御經筵凡六事皆時所諱
言而獨公棘棘不小撓言甚鯁峭見者喘汗疏入
亟召旣異言直望見儀觀又瓌偉大驚所未知者
心膽如何欲試之摘疏語以詰十旬不返以麵代
犧予無是失而以夏康梁武比予何耶佯加威怒
命捽下杖之傍有侍者叵測　天意無不股栗失
措　上又取甲劒廣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拔劒

盡甲即斬之　上徐徐拔之劒光閃閃照人末垂
露公猶確然不動略無懼色隨問而對音吐鴻暢
上還納甲中曰真壯士也大加稱賞得之恨晩命
進酌公徐徐就尊所酌酒進退俯仰雍容可觀當
雷霆之威非氣勁志壯能不隕穫如是乎不爲威
惕於公見之矣世人平居以志氣自許臨小害心
膽隳落氣息奄奄如泉下人於吾公無能爲役
上即位未久鋭意修攘思得人以委閫寄每側席
興嘆及見公深契　宸衷自是睿眷日隆嘗使兼
宣傳官又於閱武必命爲衛將欲其習兵有素也

上分授諸名臣釋經誦之老儒老師皆不免至公
則曰如某不喜佛其勿授之公在小官能得人主
敬憚如此秋階宣教移通禮門奉禮郎知製教世
子左正字庚辰平安道有建賊聲息拜兵馬都節
制使都事辛巳還朝授承議成均主簿藝文奉教
轉刑曹都官佐郎壬午階奉直咸吉道觀察使都
事召還爲正言俄擢訓鍊院判官癸未拜持平仍
改成均直講兼藝文應教甲申陞司藝時上黨韓
公明澮以左揆開府關西幕中文武幾百人極一
時之選公其首也朝廷規征建州軍書雲委皆責

公裁畫公談笑杯酒若不經意咸中肯綮韓公倚
重之有大處置須禀 睿裁者必遣公入啓即命
入 卧內陳西事曲折皆合神筭 上首肯曰且
止且止渠得如此吾無憂矣每來必增秩以遣歲
中累階至中直是年冬擢授承政院同副承旨乙
酉拜嘉善咸吉道節度使先一月 上御秘殿召
公及令左相盧公思慎賜坐從容論人才難得命
公獨使前曰卿不久居此卿知無公蹜縮不及對
上曰置卿於此非為出納無人欲作邊帥故先有
此峻除耳未幾有是命是時公年三十二公早有

大志作兩界幕官雖老校退兵皆與之款語凡諸蕃族帳部落強弱山川道路紆直與夫 祖宗朝關塞城壁堡塢建置沿革無不飽聞而默志故一朝受隆委指揮顧眄民夷咸服一境帖然丙戌春丁內艱以康季文代之季文奢汰不恤下大失物情萬目睽睽殆不得一朝寧者明年丁亥吉州人李施愛唱亂殺季文自稱節度使土豪爭殺邑宰以應叛書聞 上曰誰能為予辦此者北方子保來侍輦轂者皆曰北方之人思許琮如慈親誠得琮為帥賊不足平也即日除公節度使公方守喪

在外驛召入覲天語慰藉備至公不敢辭翌日陛辭親故追送曰賊燄方熾公可遲回觀勢徑進非策公笑曰觀今之勢正如救焚拯溺恨不得日馳千里忍淹一晷刻耶誓不與此賊俱生聞者壯之在途聞觀察使申㴐被害體察使尹子雲亦幽拘從者色然聳懼皆欲緩行不聽兼程抵安邊聞施愛擧兵已到端川而定平以北皆為賊藪公曰事急遂遣軍官車云革等于賊中以詗軍實且敎之曰汝等皆本道人賊聞其歸必不疑阻周旋左右可圖其弟施合驍勇賊之所恃者只此一人施合

旣擒則賊自狼狽矣公與幕僚議曰永興前有龍
興扼江為險則賊不得南且我 太祖真殿所在
萬一蹉跌當效死于此遂向永興一路州官皆迎
拜馬首且泣且言公來若後數日我輩糜粉賊手
矣公立馬良久慰遣本道人心愚悍又被誑誘執
迷不悟及聞官軍壓境奔竄岩谷里閭闃然人烟
斷絶公手製榜文數千言招之父老相率來拜轅
門曰果我公也自賊中逃來者日數十人軍聲大
振賊勢漸削前遣車云革等陰結洪原端川兵縛
施合馳馬南會奉使崔胤孫附賊流言惑衆一軍

改圖云茲等被執洪原以北人心復搖賊大熾六
鎭精甲而前公與康純魚有沼等提軍進頓北青
南川賊乘夜挑戰我軍齊奮賊不得犯遂退我軍
亦還洪原康純唱曰聞賊添兵復來恐我卒已疲
難支且軍需不繼不如還軍咸興以圖再擧諸將
皆是純公獨奮曰如此賊弱我益張且此處人民
復為賊用盪平無期前在北青猝然來犯我軍鏖
暇尚有餘力今營壁堂堂息甲休兵開門擊賊足
成偉績釋此不為一向退縮非長筭也老賊多詐
虛聲恐喝豈可輕為進退以墮謀中邪禾稼蔽野

不患無食吾知前死不知退生諸將知難奪不敢
復言大軍留洪原一朔不進公謂康純等曰猘子
跳梁至此正由我輩不武擁兵玩寇朝廷下一紙
責之向何地逭死耶況南軍㤼寒秋氣日嚴諸君
熟計之諸將皆然公遂還北青公特久病羸瘵人
皆勸止公力疾而行大軍至居山驛前賊鋒已據
蔓嶺中峯我軍仰攻矢石皆不及賊則居高下瞰
矢下如雨死傷過當公入軍中見魚有沼卓鞭指
示曰枕海一峯隆起聯絡蔓嶺者使敢死士數百
乘不意得上狂賊坐受縛矣非公則不能了有沼

唯唯遂潛師魚貫緣崖而上望旗幟冉冉林木間公在中軍手援桴督戰賊皆屬目有沼兵已到中峯萬衆齊呼松風海濤亦助聲勢賊陣動不能枝梧士馬塡軋聲如萬雷施愛跳諸將欲急追公曰吾胷中已縛施愛自古元凶失勢其下相圖以覬富貴施愛之頭將至麾從之徒皆吾赤子豈容窮兵參綏數日李珠等縛施愛至軍前凱旋公獨留鎭初公之入北也匹馬蕭然出入豺虎中徒以忠義奮發人心洽然從之賊之號令不復南矣及賊平餘黨酋匈尙思亂公談笑從容坦懷待之北方

頼而獲安靡公則幾再亂策公賜精忠出氣布義
敵愾功臣之號階加崇政封陽川君戊子崔夫人
病宣召仍封陽川君己丑國家聞中朝規就東八
站之地置鎮遂出公為平安觀察使數月徵還復
封陽川君俄拜大司憲正言讜論風彩隱然有賊
張永奇起全羅道嘯聚無頼徒黨日廣州縣不能
制命平陽君朴仲善率兵往捕久無功徵還以公
為全羅道節度代之賊聞公至竄入海島乘間抄
略俄頃魚駭帆海而去縱百萬精甲無以施其力
公廣設方略密令人覘之賊入長興府界擲府使

金舜臣發兵圍之賊射舜臣瘡重不能軍賊潰圍而出公親領兵馳到擒斬之盖翌年七月也賊平召還封陽川君未幾擢兵曹判書辛卯賜純誠佐理功臣之號癸巳知中樞府事丙申兼都摠管丁酉遷禮曹判書今 上謁昌敬二陵祭罷校獵公以賛禮使從駕遂啓曰餘敬未散又事從禽後嗣何觀 上傳曰予非遊于原獸爲 陵寢驅除惡獸然公言甚正後當不爲是年建州衛兦荒結三衛寇遼東鐵陽堡等處都指揮使劉聰戰死賊得志又欲犯我疆秋命 公巡察平安公陛辭 上御便

殿親執酒賜公又有彤弓貂裘之賜公開閫義州
爲列鎭聲援冬卽軍中拜議政府右參賛尋陞左
參賛戊戌春還朝 上將廢中壺天威震動人不
敢言公引漢武帝宋仁宗之失獨力陳不可秋丁
祖母憂庚子秋起公爲平安巡察使復鎭義州冬
服闋封陽川君辛丑春還秋拜戶曹判書壬寅陞
議政府右賛成癸卯兼世子貳師時 貞熹王后
在溫陽行宮上賔奉安欑宮于城外永順君家公
啓曰昔 世宗時河崙死外命入城殯其家重大
臣也今以世俗拘忌 大行王妃欑宮在城外其

失不細竊痛之反復極陳時論多之乙巳丁外憂
丁未秋服闋拜吏曹判書冬今 天子新即位以
翰林侍講董越給事中王敞使我差公遠接使迎
于境上戊申春董越等到義州尚矜持視人蔑如
左右執事者小失尺寸則必詬怒曰我非爾國貂
璫敢爾無禮耶向年奉使者皆我國入朝官寺故
有是言及公入謁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矍然
起立不覺屈膝拜禮罷公出兩使相目曰堂堂哉
善人自是嚴稜漸消左右雖迕意皆忽略不問盖
敬公也見公必留語從容相與討論經史或至夜

分而罷一日置酒王副使語及嘗奉使遊蜀公問入蜀有二路陸由褒斜水由荊門公由何路副使云由江而入公又問聞江出岷濫觴至夔東峽極險至夷陵始漫流信否因舉江至某某地爲某某水沿江上下襄樊荊鄂數千里間山川遠近戶口多寡以至古今英雄豪傑并呑割據歷歷縷數兩使心服前執公手曰非公胸藏萬卷何以如此公問中朝典故雖宮禁隱密皆爲公盡之前入京數日問禮官呈迎詔勅儀取視有 殿下乘輦行之語兩使恚曰迎詔則國王具冕服行迎勅則國王

具冕服乘馬行此高皇帝所定藩王儀也而乘輦
云者果何據也却而不視曰必欲乘輦當還到義
州稟朝廷處置公入見曰高皇帝為萬世定不刊
之典若如兩大人之言則不過弊法耳兩使變色
曰吏曹欲非毀聖制耶公舉手曰人君生長深宮
不慣行步况衰邁足弱者則遠行郊外將委頓不
能行禮曾謂高帝制經久之典強人以不可行之
禮耶斷知其不然書云朝步自周者豈步云哉不
以辭害意可也兩使笑曰聞公言更覺理勝乘輦
迎詔乘馬迎勅可也公又力爭曰詔勅所到異時

則已矣今詔勑俱到迎詔則勑從之豈容別爲勑
乘馬邪兩使幾聽公　上曰不可與制使抗遂屈
己勉從乘馬迎勑始此兩使還到江上依依不忍
別至涕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
人也還朝嘖嘖搢紳閒曰爾不知者天上人間則
無雙聞者無不想望風彩其後禮部郎中艾璞奉
使而來爲人傲狠遇卿相貴人皆睥睨平視不爲
禮然入境首問公起居及見公歛容屏氣送迎鞠
躬如不能當移兵曹判書尋加崇祿己酉陞輔國
崇祿封陽川府院君永安觀察使睦詭言騰輿亂

幾萌非公不能鎮定故屈公而遣下車去刑威已
逋責摩撫煦庥民情胥悅一方寧謐公語幕僚曰
北人最難治稍垂撫綏鋒鋩生胸豈稟賦有殊不
學而然也公詣學謁聖睠學舍傾圮湫陋曰此其
可緩耶更卜龜食舊學西南公杖屨董役不日新
學成聖殿講堂師生棲息之所無不備具公率諸
生親行舍菜禮士民聳觀簿領之暇執經講讀請
業者環坐各因材施教無不飽滿而去儒風大興
六鎮之人咸重趼來學近歲令八道監司試道內
諸生拔所作最雄者遞進重校則嶄嶄角出者皆

永安儒生之作庚戌道内大旱公齋宿沸流水上
投文禱雨玄應輒至闔境大穰辛亥公秩滿當遞
將征尼亇車故命仍之遂下　御札曰今聞本道
士馬號稱精強人民富庶鼠竊狗偷之寇不容于
懷而攻城略地之賊亦足可禦而自庚辰赴戰而
後人民之盛士馬之強寢不如昔而為邊將者類
多庸貪不體國家字撫之恩狃乎昇平專事財貨
不恤民隱以致人民流移而士馬之不強亦未必
不由於此今若大敵侵陵連年不解則勢將難禦
北方之戍甚為寒心予聞此言憂慮方深嘗聞防

戍南方最弱北虜庶強而今觀事生不圖至於此
極厥由何哉實是君人不明失當之致然也顧惟
制事之難救民之急須賴大賢而苟非文武為德
忠義立身安可以雄鎮方隅威服夷虜耶惟卿資
為無人志專經國更鍊世故之多習知邊情之久
雖選廷僚右卿誠尠而欲責成效曷若久寄也孔
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為政奚待三年
之久而時以舉三年者蓋言其積累工夫治道大
備者也今已議大臣委卿東北建先定之規模畫
治邊之良策期以十年如班超羊祜之老於邊城

則沃野千里桑麻之富又何疑焉予欲相見當自
召之宜深體予之懷勿憚勞於閫外務安黎庶用
成茂績　共享太平尼亇卓在諸部中最強國家撫
之素厚丁亥年間邊將失馭信然血牙邊氓始困
壬辰大舉入寇殺略人畜穩城府使趙琮提兵追
之賊伏叢薄中四起圍琮僅以身免自後邊患歲
滋邊將每聞警閉城不敢發一矢以希無事故賊
來必蹦藉而去是年春入造山堡寇抄其將羅嗣
宗追至也春江邊戰敗被殺一軍盡殲有賊以來
未有如此之甚諸鎮氣索城底　幹朶里及女真毛

隣達平諸衛素臣順至是皆懐覬望若置而不問
則不但尼亇車盎張亦無以彈壓諸蕃公揣量事
機馳驛而聞上合神斷北征之議遂定命公乘遽
入覲問度用兵幾何公對曰精甲二萬則足矣遂
陳方略歷歷如在目前皆可之將行賜 御札曰
今茲北征非是好大喜功而廷議紛紜莫適所主
予雖寡昧豈不思征戰之凶危哉然用兵大事勢
不得已而朝中言者或以小寇常事不足與較宜
置度外至引以商宗之伐鬼方周宣之逐玁狁高
帝之困百登漢武之征四夷欲止此舉其於進戒

違懷之辭雖若善矣而當今出師問罪之義殆不深究蠢茲北虜匪茹入寇侮慢大國肆行蜂蠆之毒極逞豺狼之志無釁犯我屠將剹卒此豈天心之所樂帝王之不誅者耶肆興師旅聲罪致討固非如貪土地好戰勝強馳無辜之民於死地者也且師有直壯辭直氣壯而民又知過不在上必不以為暴則虜衆雖盛明可畏也所謂有所不戰戰必勝也自古命將專制閫外苟非文武全才何足以撫衆威敵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此今日元帥之任也東北之事一

以委卿可以勗哉今特賜劍御豈不度是乃宋祖征南授曹彬之言也　御宣政殿親執酒賜之仍命諸大臣就忠勳府餞之公還部署畢十月十五日興師士馬亘雲旗幟蔽日出師之盛近古未有也城底部落請受約束者亦數千矣前鋒至何順江邊得鏈白尾積江岸又見人馬跡縱横在地上甚多諸將皆曰虜已覺我必據險邀之將奈何公笑曰諸君且毋恐前在鏡城有熟戶謂我云閭師期捕魚向順江藏野岸以擬犒師者必此也諸將始安實未有此事而公之臨機應變如此軍中輕

銳喜功者皆欲潛師掩其不備公皆不聽至則虜
果遁諸將欲追公曰軍志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虜
已破膽鼠竄當抑鋒止銳以圖萬全豈容希首級
久露吾師耶遂班師到麻乙胡里之地日昏前有
險兩岸對峙百尺數里不斷路出其中甚狹諸將
皆欲過此而營公獨不可曰賊必據險俟我入其
中以健馬肉薄則夜暗我師首尾相救諸君能保
萬全耶遂留遲明鼓行至其地賊則騎果先據我
軍力戰得脫非公危矣至欝地遇雪虜中雪下頃
刻深丈故一軍皆憂公曰天若有知忍使萬命凍

死胡地耶俄而雪霽皆謂公誠感所致 上聞師
還遣都承旨鄭敬祖賫宣醞迎勞盖異數也尼亇
車所居險遠前此未有至者至是鑿空而行虜以
謂從天而下登山望我軍鐵騎連亘數十里不見
其際戄然曰彼皆人耶何如是夥也公之此行非
徒尼亇車震疊建州三衛聞聲亦懼當公建議之
初舉朝譁然爭之公愀然謂所親曰有征無戰蹔
勞永逸若曰邀功生事則難與言大計後日當知
老夫非謬筭矣數年來邊氓奠枕公言果效壬子
進階大匡輔國崇祿議政府右議政公負廊廟重

望者久至是登庸朝野相賀是時僧禁甚嚴未幾
而罷公極陳不可曰命下旋罷累德不細自古奉
僧邀福而訖無利益前古則勿論我朝 世宗嚴
為僧之禁披緇者不得入城闉晩年創內佛堂
世祖睿宗事之彌謹皆未獲福享祚不遐言甚切
直 上優納之一日在 經筵啓曰臺諫言之是
則嘉納不是則亦當優容今臺諫進讜言 殿下
陰可而陽折之必留難不肯聽納此實拒諫之漸
又啓敎子當以義方 世宗使諸王子就宗學讀
書今雖不能如此古有伴讀賛讀之官今可設也

遂從之中外方拭目而望公已病不能有爲甲寅
二月癸酉卒享年六十一方公之病也 特遣御
醫賫妙劑治療賜 御廚珍膳絲絡命左承旨李
宗灝問疾又遣內官安仲敬問後事公已危遂開
目喉語曰願 殿下愼終如始訃聞悼痛輟朝三
日賻賜加等司饔提調請進肉 上曰於大臣之
亡伊誰不痛如許相盡瘁事國深蹊不毛侵犯風
露榮衛損和此予尤痛忍食肉耶公亡朝廷若空
士林相弔至有失聲而哭者公娶吏曹正郎韓瑞
鳳女生三男一女男長確義禁府經歷次礦次硾

皆未仕女適內贍寺奉事申永和內外孫十六皆
幼側室生三男男長磜兼司僕次磏次某是年九
月某甲葬長湍某里公魁顏廣額美鬚髯身長十
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望之儼然如太
山喬嶽即之溫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
言而人自服天禀極高加之邃學卓識遇事接物
神謀黙斷出人意表氣像雍容厚重雖當倉卒未
嘗有遽言疾色平生以忠直自許不以人主喜怒
爲遷就向背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則
繼之流涕可謂以道事君者也公之百行純備而

孝友尤卓絶大度包含洪纖巨細無物不容而至
於論人奸邪直言無隱以此世之正人君子益歸
之早貴隆赫不治産業淸貧如寒畯所居湫陋人
所難堪而公則處之泰然官居權要不受私謁門
館寂然嘗語曰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希非分適
足爲害未嘗爲子弟求官至公亡猶在布素爲將
務持重不喜近功愛卹士卒與同甘苦有罪親故
不貸故所向能有濟愽覽載籍三館四庫之藏靡
不淹貫旁通雜藝天文地理醫藥曆筭精研其妙
尤邃性理之學濂洛關閩諸子微辭奥義心融意

會超詣獨往窮探洙泗淵源所見旣高發而措諸事業光明正大皆可爲後世法爲詩淸壯有氣文亦健又能弓馬在公特餘事耳公資兼文武望隆朝野以身繫國家輕重者三十餘年開國百年而來罕有其儷擬諸古人其裴度韓琦張浚之流歟天柱傾欹後生何依公之盛德大業藏在金匱石室照耀不朽玆以所聞掇其梗槩如右

亡室高靈申氏行狀　朴誾

誾白亡室宜人姓申氏系高靈有高靈府院君諱叔舟事 世宗文宗世祖睿宗成宗策勳爲靖難

翊戴佐翊佐理功臣位議政府領議政卒謚文忠
配享 成宗廟庭生子諱沔爲咸吉道觀察使死
於丁亥之亂朝廷褒贈議政府左贊成是生諱用
漑前年冬由承政院都承旨出節度忠清道水軍
君其長女也妣密陽朴氏今議政府左贊成楗外
王父也君以成化己亥正月日生始生而育于外
家幼英爽端潔嬉戲之事皆合女儀贊成公賢之
愛若親子癸丑之春君年十五歸于閭生於簪纓
之族而無驕惰之容入於舅姑之門而盡禮敬之
實與閨群妹侍親之側怡怡然言笑融融然和樂

父母甚悅之丙辰歲闈獲忝科第丁巳歲分産以
居自女紅之事以曁垣墻室廬內外君無不治皆
委曲詳盡馭婢僕少不如禮嚴加訶禁上下截然
闈內肅然闈非但本性踈懶以君之賢於家事邈
如也時闈內外王母俱無恙君具時膳以供汲汲
若不及內王母韓氏閨範甚高知人若神亟語於
人曰吾孫婦賢矣哉外王母李氏今尚康強詔闈
曰汝生之時年及六十豈知今日受汝婦之養耶
闈不自撿喜與人詩酒爲樂不曾問有無君極力
營辦啓悅其意猶恐違有所施與亦樂爲之從家

雖貧不使闇知也平居相與約曰安得與君共挽鹿車歸鄉里結廬上承父母下撫兒孫以遂百年之樂耶君輒欣然曰是吾意也若夫山水之賞吾其辦也故闇得官君不喜失官君不慼情意誠有合於闇也夫人誰不資內輔者若闇之愚實有加焉今年二月闇南行謁舅氏於保寧之營三月之旬聞君之疾疾驅而還則疾已深矣君視我不能言我亦淚流欲拭不可久而言曰来何遲耶幾不及面訣矣豈料一罒奄忽乎病亟手爲書遺闇諸妹以兒輩爲託且云生不能孝於舅姑願不爲不

孝病今不救柰何吾死之後視此書如視我也書
畢令闓讀而聽之聽畢長歎臨絶顧闓曰好在好
在吾今逝矣精神之不爽如此君生六兒長兒寅
亮始九歲而長老咸稱有竒質隨嚴於廬啜不食
肉今三年嘗疾爲肉汁以遺輒却之後雖菜羹亦
未肯飮也次兒大椿始八歲次兒大鵬生二歲而
夭次女女順始五歲次女女恒三歲次兒同叔生
未三月闓與君俱亥年而生兒亦亥故名生而妍
妙君奜之病中歎曰吾兒甚佳冀見其長成其終
不能乎君卒之月三月十六日癸未也葬之日五

月初七日壬申也痛矣哉伉儷之意大矣生則偕老死則偕逝猶不能無憾自癸丑至今歲星亦未周也百年之計其止於斯而已乎縱未能偕老偕逝猶更延一二十年以見男娶女歸庶亦可矣呱呱者皆在襁褓君獨棄而不顧重貽我父母之憂幽闇之不肖有以致之君其如命何卜其宅兆得於先祖考交河府君塋域之下實陽智縣南金谷村之原也窆君於左虛其右以待闇之逝爲合塋之規庶幾骨肉同歸于土以慰於無窮之思也嗚傷吾人於人世之樂若此其奄忽乎日之行又掩

而不章則逝者何恨生者獨可忍耶古人云葬不得韓君銘猶無葬也闇葬婦顧無吾士華一語乎謹奉狀以請不宣

續東文選卷之十九

續東文選卷之二十

碑銘

大明朝鮮國大圓覺寺碑銘并序

金守溫

龔惟我 主上殿下在位之十年甲申功成治定禮秩樂和國家閒暇民物阜康 上迺游神至道恭默玄敎思與億兆群生共植德本同躋壽域如來一代所說三藏十二部中惟大圓覺真頓敎真詮萬機之餘親定口訣漢諺交宣將使國人皆得開大乘之道是年夏四月庚戌孝寧君補於檜菴

東岡竪石鍾庿釋迦舍利仍設法會講圓覺經是
夕如來現相空中神僧徑行壇上瑞氣彌布放光
照耀甘泉普洽舍利分身八百餘粒五月甲寅補
具靈跡奉舍利以聞 殿下與王妃頂禮于含元
殿舍利又分身四百餘粒百官上箋稱賀乃大赦
中外 傳旨議政府啓曰仁賢剌千聖迦文氏為
第四道冒十方智周二界說法度生其道流至支
那八萬四千餘部而圓覺一經迺本起究竟之果
予就譯名句發揮其義將以流布適伯父孝寧君
開闡法會諸佛如來現顯神變至於如此五濁像

季遇此希有宜重營興福舊刹名之圓覺用寓最
上法文之義何如群臣拜手稽首曰敢不祗若王
之休命寺在國都慶幸坊周圍二千餘步初我 太
祖康獻大王定鼎漢陽寺爲曹溪宗本社宗旣革
罷寺亦尋廢爲公廨者垂四十年矣越六月乙卯
殿下親幸于玆周覽白嶽鎭北木覓拱南厥位面
陽厥地爽塏宜建大刹即 命臣補等爲提調監
蒞其役先構假屋於艮隅始造佛像忽見黃雲覆
于屋上空花繽墜五色咸備補等馳啓 殿下御
勤政殿受群臣賀肆赦賜百官爵一級九月甲子

寺之正殿上瑞氣騰湧上薄青霄屬于含元殿群
臣又上箋稱賀　殿下大赦於是役徒坌集匆亟
而勤四衆施舍惟恐或後至十月乙卯告訖以楹
計者總三百有奇佛宇中峙賜額大光明殿左爲
禪堂右爲雲集門曰寂光之門次外曰般若之門
次外曰解脫之門栖鐘有宇曰法雷之閣供辦有
廠曰香寂之寮鑿沼東偏植之芙蕖西闢園苑樹
以花卉正殿之後度置藏經曰海藏之殿又建窣
覩婆十有三層安分身舍利及新譯圓覺經殿堂
寮舍倉庫廚湢各得位序規模宏敞金碧焜煌壯

麗輪奐之美鮮有其儷至於犍椎道具恒用什器
悉贍悉備明年四月八日 命召諸山韻釋大設
法會轉新圓覺經落之 殿下親詣道場令侍從
臣僚及殊方來聘者皆入瞻禮于時五雲紛郁天
花交雨白龍夭矯雙鶴翩躚于雲際休祥還至萬
目咸覩特賜寺僧米布又明年四月八日以窣覩
婆成設法會 殿下親幸又有天花瑞氣舍利之
異又有白氣騰上分為數道橫亘空中宛轉成輪
重疊無盡日光黃薄僧尼道俗瞻仰膜拜者以億
萬計及還宮學生耆老教坊皆獻歌謠都人士女

塡咽街巷抃舞蹈躍歡聲如雷 殿下降赦賜百
官爵一級百僚合辭請曰臣等伏覩創大伽藍建
大法幢設大法會奇祥異瑞不一而足實曠古罕
聞非惟佛菩薩道化難思抑我 殿下至德凝道
默契最上乘之致也請文于石以示永世乃召臣
守溫筆之守溫承 命悸慄不敢以辭伏惟 主
上殿下天縱聖智卓冠百王曩在 潛邸明炳幾
先平定禍亂昭受景命 即位以來厲精啚理不
遑暇食修德行善敎化正俗雨暘時若民和歲豊
登于至治威加海外僻遠之邦梯航絡繹盛德隆

功致治之美三五以還蔑以加矣重念群黎長夜
昏瞀輪回諸趣無有出期乃依了義經親自演譯
期於易曉頒布中外於國都中又建大刹使億萬
蒼生近佛慈化去邪歸正咸爲善俗同入如來薩
婆若海臣庶百工罔不歡抃子來趨事鼛鼓不勝
不數月而告成於虖 宸衷睿猷上荅佛囑下孚
輿望百神協順兩儀效靈自經始以來嘉祥駢集
景貺肹蠁猗歟盛哉我覺皇普濟神通之化我
聖上至誠感通之妙豈臣之管見所可得而名言
耶然臣忝備法從觀茲盛美敢不鋪張贊揚使鏗

鋾炳耀於無窮謹拜手稽首獻銘曰於皇我　后
勇智天錫炳幾定難亨屯拯溺天與人歸景命維
僕　奄臨大東屬精啚乂祖述憲章三五與配業
業兢兢無時𢘆怠善政善教在宥十歲風淳俗厚
熙熙盛際乃念蚩蚩同一體性飄墮迷塗罔知攸
濟惟此圓覺諸法本母乃譯乃訣章分句剖諄諄
之敎等于金口竪鐘設會宗室之首正法弘宣如
師子吼靈應疊現聞于我后我　后曰咨來汝卿
士如来神化不可思議遇此殊勝喜慶何比舊有
寺基在國都中盍圖重修用敷玄風規畫位次悉

自 宸衷乃命臣補乃董厥工民競子來不日訖
功殿閣寮廡檻砌房櫳翬飛鳥革旣校旣實有塔
在庭如多寶出鈴鐸語空寤衆聽諦盛會再闡
鑾輿再請奇祥異瑞雜沓繽紛凡有耳目孰不歡
欣抃之四民及彼殊俗萬口一辭齊呼共躍我
后神聖應五百期武功文治千載一時我 后聽
明洞達玄敎四智之化十善之效曉我群迷如夢
而覺我 后大慈方便載施載建塔廟載使民知
正果獲成邪因獲離以先覺覺同躋圓覺法施無
窮澤利斯博曷昭厥美貞珉是托

推忠定難翼戴純誠明亮經濟佐理功臣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西平君贈諡文靖公碑銘 并序

徐居正

嗚呼居正尚忍銘公之碑乎居正年十五遊學宮公弟於我三歲年十二頭角嶄然讀書通大義亦來赴學因與之托交童稚情親非面也心也年雖長交道不衰居正僥倖先公登第選入集賢殿越四年公擢第又忝僚友同居侍從出入聯裾者十有餘年交誼益篤私竊謂生我者親知我者公公今已矣嗚呼痛哉公之諸孤泣請居正曰知先君

莫如先生較德不朽亦惟先生是望居正汯然流
涕可忍銘諸謹按公姓韓諱繼禧字子順韓本西
原大族遠祖諱蘭三韓功臣世濟其美有諱曰渥
佐高麗忠肅王位冢宰謚思肅生淸城君諱公義
謚平簡生重大匡右文館大提學諱脩文章道德
師範一時謚文敬生右政丞諱尚敬謚文簡生咸
吉道觀察使諱惠是公皇考壽不滿德種德遺後
皇妣貞敬夫人成氏亦昌寧著姓判中樞達生之
女以永樂癸卯九月乙巳生公公生而頴異性又
端重不妄笑語動止從容中禮屹若成人稍長知

讀書寢食忘疲學日就正統辛酉中進士科入胄
監以平日所得所疑者質之賢師友研精覃思欲
究底蘊不得不止由是所見益高所得益精大為
儕輩所推丁卯擢第補承文院正字俄選集賢殿
正字轉至副修撰知製 敎常兼 經筵官再轉
至副校理時 世宗留意典籍建藏書閣購求中
國四方諸書充溢棟宇公居常披閱無書不讀博
覽廣記磊落載腹人或比之世南秘書平時公暇
朋儕盍簪高談異論英藻遞發公獨端坐正色手
執一卷目注心想不左右酬荅一座嚴憚非中有

所主心不馳於外者能然乎 世祖在龍潛見公
深器重之乙亥 登寶位眷注殊異 懷簡王在
東邸 上命公輔導授 世子右文學丙子夏陞
左弼善階中訓冬拜司憲執義丁丑春還藝文館
直提學知製敎兼春秋館記注官秋移通訓 世
子右輔德館職如舊及 睿宗繼貳極 上又命
公獨於內殿侍讀裨輔弘多戊寅正月加通政左
輔德二月擢兵曹知事俄陞參議九月丁內艱公
早失先君事大夫人篤孝又能立揚以悅其心大
夫人因公貴封爵又屢被內恩一族榮之及卒哀

毀盡禮庚辰起復爲承政院右承旨辭不獲辛巳
春轉至左秋陞嘉善工曹叅判尋移中樞院副使
壬午夏轉吏曹叅判 世子右副賓客一日 上
違豫命公入侍 睿宗年幼凡屬後事一委於公
雖宗戚近侍亦莫得聞公親調藥餌 聖體平善
寵賚稠重癸未授仁順府尹 上以公學問精邃
勤謹奉公凡經籍典章裒集纂述委任責成公日
慎一日中罹疾恙瀕死者數 上甚軫慮手製祈
文禱之病間、 召見便殿謂公曰汝憐我心我憐
汝邑我嘗病卿常救之卿今病我亦憂之其憂之

也深故至不欲聞卿姓名不圖今日得見卿面勞慰懇至其得 聖眷如此乙酉擢吏曹判書陞資憲公啓曰以臣不才待罪銓衡常開閤延訪士大夫品題人物尚恐不能甄拔賢愚况今設循資之格嚴奔競之禁是使聾瞽辨聲色乞罷之 上曰識如卿言然王者立法垂憲萬世使繼卿者皆卿則可非卿不可更加正憲公之在選部注擬人物一出至公黜奔競抑僥倖其所甄拔皆一時名士朝臣或有為子弟求官者公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內舉不廢親子弟尚賢則言之者非過而用之者

非私苟以謂膏粱子弟而稍存形跡非知用人之大體者也於是隨其子弟之賢否而用捨之入服其度量然予以私恩貸親舊門庭蕭然關節不到物論多之丙戌加崇政公以銓曹政柄所在不宜久竊招衆謗屢乞辭 上曰掌選重任非卿不諧其勿固辭丁亥移中樞府事夏逆臣李施愛煽亂東北殺節度使觀察使守令據吉州叛又欲謀害在廷大臣飛語 上聞公名亦在其中 上召引群臣咨議處置被告諸相皆就私第待罪公獨不知隨例而入中官止之公逡巡不敢進 上笑謂

公曰卿來何後耶 命與群臣同議仍留禁中逾
月遣還公之忠誠明白素著故雖在危嫌之地見
信於 上如此自是常居帷幄謀議贊襄卒之元
惡授首一方寧靖公之籌畫與有多焉戊子八月
上弗豫召公入侍越數十日 上疾大漸 世子
侍側 上謂世子曰平日欲作如 祖訓條章者
授汝今既不能略舉大槩一曰敬天事神二曰奉
先思孝三曰節用愛民汝其體念毋壞我寡命遂
令公道揚末命于 世子世子俯伏祗承 上又
謂公曰知卿忠赤命卿輔幼子卿其不忘幼子幼

子亦豈忘卿庶幾相濟九月某甲 上疾彌留召
公諭以內禪之意公曰此大事勿煩 聖慮以靜
調攝 上厲聲者再命公取大寶袞冕授 世子
世子跪拜受出御正門受百官賀翌日 上昇遐
自 上違豫至于內禪事機蒼黃公在宥密周旋
左右咸中其宜非公篤棐之忠能然乎一日群臣
會議 大行廟號 睿宗命公諭群臣曰先王功
德隆高非一二字可既欲上七八字兼判禮曹朴
元亨議加二字 上怒曰誰立此議沮敗我意群
臣莫敢出言公曰臣奉 旨不辭致有此議臣實

有罪 上霽威公之謙恭自損類如此先是龜城
君浚為都摠管南怡為兵曹判書公密啓浚宗室
不宜典禁兵南怡麁悍不可授兵柄 上嘉納即
日皆罷 睿宗初即位怡等果謀不軌伏辜浚亦
預策勳 賜推忠定難翼戴功臣鐵券封西平君
己丑春加崇祿冬十一月 睿宗上賓令 上入
繼大統有定策勳庚寅兼知 經筵事辛卯賜功
臣號曰純誠明亮經濟佐理戊戌拜議政府左賛
成公中年以後痿病沉綿形容消瘦多時告調怡
養精神嘗自退挹若無意於名宦者其高風雅量

不可尚已壬寅七月病劇累辭封西平君閏八月
乙酉卒于正寢訃聞 上震悼輟朝市賻贈有加
太常易名文靖公資性簡重操履端純平生立志
毅然以古人自期學問精詣識見高邁出爭辭氣
發於議論著明白正大無纖毫瑕纇居官履事奉
公守正清白自持與人語先自退讓未嘗表襮崖
異及臨决大事確不可犯居家儉約自奉甚薄耳
不聽絲竹目不覩粉黛圖書一室淡如也知遇我
光陵千載奇逢寵極而心愈小位高而志愈卑
列聖相承眷佑之勤有隆無替公能砥礪名節保

全終始嗚呼盛哉是年十月庚寅窆于廣州南村
靈長山東向之原與其貞敬夫人呂氏同原異室
夫人先公二十七年卒夫人贈户曹參判稽之女
生四男曰士文通訓江華府使曰士武通訓軍器
主簿曰士信宣略司猛曰士介朝奉尚衣院別坐
女一適天安郡守李永禧庶子二曰士粹曰士俊
江華娶僉知金崇海之女生一女適迪順副尉元
畜後娶贈茂松君恮之女生一女幼注簿娶縣監
邊保之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曰承源次曰連源餘
皆幼司猛娶直長李釘堅之女生三男皆幼別坐

娶僉知李有仁之女生二男皆幼天安生三男曰昌仁曰昌義曰昌禮女三人一適幼學朴僖一適奉事陳首允一適撿閱安瑭元畬生二女幼昌仁娶副提學崔敬止之女生男女皆幼嗚呼西平而至於斯 居正 尚忍銘諸銘曰乾坤孕秀星嶽儲精寔生偉人曰維西平王壺置冰維公之雅白璧連城維公之價公挺於人咸鳳祥麟公瑞於世景星卿雲公廓胸襟光風霽月公探性理天根月窟公又遭遇公乃顯揚顯揚伊何金馬玉堂遭逢伊何麟閣雲臺公乃設施公展厥才曰忠曰勤懋功懋

德何天不憖瘁我邦國公盟帶礪公亡不亡公有子孫俾熾俾昌有欝廣陵有截玄扃有崇者碑有渢厥聲

議政府領議政上黨府院君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自古聖君明主之撫運開國也必有英雄豪傑同心同德之士左右宣力訏謨贊襄能成不世之功是以周宣中興而方召是佐漢光克復而賈鄧為輔我 世祖之誕興也駕馭延攬豪傑景從而獻奇畫策贊成大業則上黨韓忠成公為之第一公

諱明澮字子濬韓本清州大姓遠祖諱蘭佐麗祖
封三韓功臣世濟其美曰諱康仕高宗朝爲太常
禮儀院事曰諱謝奇僉議右諫議大夫曰諱渥三
韓三重上黨府院君曰諱公義政堂文學曰諱脩
判厚德府事贈左議政於公爲曾祖生諱尚質都
評議司使贈左贊成生監察諱起是公皇考以公
勳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議政府領議政上黨府院君皇妣貞敬夫人李
氏驪興望族藝文館大提學逖之女永樂乙未十
月己丑生公大夫人姙公纔七月而生四體初未

具一家欲不舉有老婢置敗絮中護視甚勤過數月漸就岐嶷腹背有黑誌象星文人皆異之早喪怙恃落魄不振往依從祖叅判尚徳叅判曰此兒器宇不凡終必興吾家者公自幼好讀書學舉業然年齒已壯屢屈場屋怡然自處不屑屑於意或有問者則曰士君子窮達有命何必効腐儒俗士眄睞悲傷者耶與吉昌權公擥結為死友相得之懽雖管鮑不及與權志同氣合不治産業嘯傲山水有或自適終歲忘返於聲利淡如公嘗戲吉昌曰文章道德予固讓君至於經綸事業吾豈多讓

凡發於議論卓犖奇偉人皆以大器目之歲壬申
公年三十八補敬德宮直時 顯陵昇遐幼冲在
位權奸用事國勢危疑公常懷憤世之志一日語
吉昌曰時勢至此安平睥睨神器陰結大臣爲之
聲援群不逞之徒影附盤結禍亂之作不朝則夕
君獨無一念及此乎吉昌曰君計得矣計將安出
公曰平定禍亂非濟世拔亂之主不可首陽大君
豁達同漢祖英武類唐宗天命所在昭然可知令
子侍筆硯何不從容建白斷之於早乎吉昌以公
畫策告 世祖且曰韓生有幹局國士無雙令之

管樂公欲守延陵之節則已如欲平治斯世非生不可 世祖急命召公公幅巾入謁 世祖一見如舊遽前握手曰何相遇之晚今 主上雖幼如能夾輔可以守成大臣憸邪携貳於瑢以負先王托孤之意 祖宗先靈將置何地言訖涕下公亦慷慨極陳返正之策 世祖曰於形孤勢弱何公曰明公以宗室之胄爲社稷討亂賊名正言順萬無不濟之理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殃願公三思 世祖曰卿勿多言吾計決矣自是凡秘計密謀皆委公指畫公曰漢高雖任用良平而制勝則

用韓彭唐宗雖任用房杜而戰伐則用褒鄂遂薦
武臣有勇略者數十人癸酉十月將舉義兵有一
二持疑沮衆者公拔劒大言曰有生必死人所難
免死於社稷不猶愈於徒死者乎敢有異者斬於
是招集義士遂除元惡髮櫛苗薅夷靖太難是雖
出於 世廟英謀睿斷而運籌決策之功公實居多
遂擢軍器判官俄遷司僕少尹策勳 賜輸忠衛
社協策靖難功臣之號甲戌拜承政院同副承旨
乙亥六月 世祖即位 賜號同德佐翼功臣陞
右副丙子五月帝遣太監尹鳳賜冠服 世祖將

以六月初一日設讌廣延樓逆黨李塏成三問等
約於是日擧大事公啓廣延俠窄 世子宜勿赴
讌雲劒諸將亦不入侍 上可之三問之父勝佩
雲劒直入公呵止之逆黨知事不濟有欲先害公
者三問曰大事未成雖殺韓某何益翌日事露皆
伏誅廣延之讌請 世子不坐武士不入其深謀
遠慮出人意表元惡果不得售其奸是雖 祖宗
陰隲扶佑之力亦莫非公之忠誠默感於天而天
亦相之也冬陞都承旨嘗居帷幄密贊機政 上
曰韓某吾之子房也丁丑超授崇政吏曹判書上

黨君冬以請封　世子赴京戊寅移判兵曹時忠
清全羅慶尚三道不熟　命為巡察使盡心賑恤
民賴以活先是綾城君具致寬議建三道州縣犬
牙相錯疆界不正宜割大并小以就其中且慶尚
道知世助羅等浦蓮花浴池等島皆可罷公奏曰
州縣錯置得大小相維之制況畫界已久一朝變
更民必搔擾且二浦兩島許倭人捕魚給路引收
稅譏察往來法莫善焉今罷之是撤藩籬而納虎
豹恐有邊患議遂寢綾城又建議吾東方當三國
鼎峙之時國各有十萬兵　本朝盡有其地而軍

額反不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行伍 上從之
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丁簽九為兵民不能堪公
啓兵欲務精不必務多請停之 上稱善物議皆快
而軍籍已修未易猝變其弊至今猶有存者己卯
為江原黃海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撫禦措置動
中機會璽書褒之階加崇祿庚辰 上西幸公迎
謁道左 上勞慰諄切駕至順安將還公請扈從
上曰卿國之長城不可動搖其往鎮之辛巳陞輔
國崇祿上黨府院君兼判兵曹國家自庚辰北征
以後諸種野人蜂屯蟻結乘機竊發邊境多虞

上赫怒欲親征公啓曩爾小醜不必煩 聖武臣雖駑怯足以制之 上曰予之倚卿屹若長城卿其行矣更無北顧之憂當陛辭公曰臣奉 睿筭從事有何難處但願計降不徒事首級 上曰閫外之事任卿自爲公到六鎭大修攻具先示威武令譯者語賊曰保妻子愛廬舍人情所同汝豈無是心汝若速降則已不然當深入擣巢殄殲爲期酋来詣曰子有罪父當笞若能改過撫之可也願公活我公待之如初諸種野人相率款附 上喜曰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壬午夏拜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仍兼四道體察使癸未陞
左議政將巡四道 命東宮餞普濟院甲申公啓
義州下流無鎭如有賊變孤城無援凞川永興相
距甚遠脫有不虞勢難邊救置麟山鎭於義州下
流寧遠郡於凞川永興之間似爲便益 上從之
丙戌陞領議政兼藝文館弘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 世子師尋以病辭不 允丁亥秋公病辭往
溫泉 命世子餞于濟川亭 睿宗即祚承遺教
命一二大臣輪直政院叅決庶務一日請見公啓
天變可懼昌德宮無城禁衛疎虞宜令重臣領兵

入衛未幾南怡康純謀反伏誅策勳 賜定難翊
戴功臣之號己丑春復拜領議政秋乞辭封上黨
君修 世祖實錄冬 睿宗昇遐 殿下入承大
統 貞熹王后權同聽斷命兼判吏兵二曹公力
辭 后曰 先王謂卿社稷之臣今 國恤相仍人
心惶遽非大臣自安之時卿意 先王之恩耶公
垂涕曰此身未死圖報 國恩但老臣才疎權重
恐誤國事 后知 公志堅只命兼兵判公盡心機
務雖非兵政所管無不建白辛卯策勳 賜純誠
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鐵券甲午拜左議政尋

辭之乙未以謝恩使赴京竣事而還嘗有獻議者
欲革永安南道節度使 命群臣議僉曰當革公
獨曰置南道所以應援北道當施愛之亂若有南
道與北道響應表裏相制彼小豎如探囊中物耳
何足置牙齒間哉失此機會賊勢彌漫深可扼腕
世廟創置本意非淺見私智所能測欲革之議臣
未知其可 上曰然一日公從容啓曰成均館養
育人才之地書籍罕儲學官儒生考閱為難請建
藏書閣 上允之命立閣于明倫堂北閣既成
賜內藏五經四書各十件又諭與校署八道隨書

板所在打印裝潢以送於是經史諸子雜書無慮數萬卷公又出私帑助費士林稱羨之己亥天朝將討建州衛　勅本國助順　命魚有沼領兵赴之將江冰未合雪深路險罷兵而還公啓本國自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今不赴救非徒失藩屏捍衛之義恐中國之有後議臣願更遣重將赴之　命群臣議皆曰不可再擧公固執不可曰議者之論自安之計老臣所重國家大體敵王所愾在所當急不可緩也願　殿下留思遂命右議政尹弼商往征大捷而還　上謂公曰用

卿之策再舉成功予甚佳之賞賚便蕃庚子以封
王妃及弓角等事赴京敷奏得宜帝慰諭曰老韓
忠誠正直之士奏皆蒙俞癸卯春以請封　世子
赴京是歲公年六十九有萬里之行人皆危之公
曰人臣荷重恩食厚祿雖馬革裹屍死於王事尚
且不辭況朝覲觀光者乎人皆壯之　上御思政
殿以餞至京師帝聞公至曰忠直老韓復來矣賜
犀帶綵段白金及其還遣中使餞通州皇眷至重
前古所無公嘗啓　祖宗朝沿江上下築長城功
鉅未畢臣意以謂宜復修舉　上遣左議政洪應

監築城秋以老乞辭 不許賜御札曰 功勳冠平
累世才識鳴於一代事君以一心憂國以百慮議
論思之則有稽言語驗之則必中元老在朝國之
榮華股肱宣力君之賴倚嬰疾雖久賜藥亦多勉
自調養以副眷懷若然則卿有告老之安我免棄
舊之過甲辰春以七十乞致仕 不允賜几杖乙
巳春往浴豐德村莊 上遣中使 賜酒饌勞慰
仍 御札曰卿國之元勳人之耆德在社稷已作
於天柱當眇躬實賴於塩梅之語丁未又浴豐德
御札勞慰亦如之冬寢疾 上遣內醫治療日

遣中使問候及疾　遣承旨問所欲言對曰　聖
上超出百王顧臣愚昧有何所言但身先朝露永
辭昭代唯此介介耳續中使問之時公瞑目欲絕
聞中使至加冠帶於身作喉中語曰　聖明至矣
然始勤終怠人情之常願愼終如始言訖而絕享
年七十三　上震悼減膳撤朝遣中使弔慰曰卿
勳德蓋世非他臣之比況於寡躬義同一家痛悼
之情寧有旣耶　賜賻祭加等命百官會葬聞公
之卒遠近莫不痛悼至於牛童馬卒亦皆嘆惜公
氣宇寬弘思慮深遠魁顏偉幹望之屹然其未達

也結納豪傑規模氣槩卓爾不群人皆以公輔期
之久居下僚怡然自得及其遭遇　世廟爲股肱
心膂運籌决策夷靖大難自布衣不數年致位宰
輔論决大事處之裕如政務大體不事瑣尾歷事
三朝出入將相四首麟閣而功高百世五長巖廊
而名蓋一時又以戚里之親再爲國舅之尊功成
而不自居位高而心轉小爲國柱石係國家安危
者餘三十年功名富貴福履之盛今古無比晚年
以盛滿自戒搆亭城南扁曰狎鷗欲乞骸告老
御製近體絶句賜之者亦再奎壁昭回亭額增輝朝

臣應製者無慮六十餘人中朝文士亦多題詠著
聖眷日深平未償乞退之志公居寵思危克全終
始求之於古鮮有其儔嗚呼盛哉公配黃驪府夫
人閔氏贈右議政大生之女生一男曰塤登武科
叅佐理功臣封琅城君女長適奉禮申澍次適鈴
川君尹磻次　章順王后葬恭陵次　恭惠王后
葬順陵皆早薨副室生七男六女琅城娶在叅贊
李塡之女生三男二女長曰景琦女適李先餘幼
奉禮生三男曰從洽軍器僉正曰從沃户曹正郎
曰從濩弘文館直提學鈴川生二男五女男曰秀

岡曰秀崙女長適洪義孫次適李守諒次適文眉
壽次適梁淑　恭陵誕仁城夫君戊申正月丙午
葬淸州長命里壬坐丙向之原旣葬琅城　具行狀
請神道嗚呼居正尙忍銘諸居正年未冠謁泰齋
柳先生於北原摳衣受業未幾公與吉昌繼來與
之同處討論商確閱數年遂托忘年交居正僥倖
最先登第公與吉昌久屈不伸及兩公同啑勳盟
位崇台鼎居正短拙不振因兩公薦引得至今日
吉昌早逝歲寒交道惟與我而已公平素每以後
事屬居正今則山頹梁壞無復可仰略述公平生

勳德之梗槩銘之繼之以涙嗚呼悲哉銘曰天地
鍾英山河閒氣命世之才經國之器公昔未遇東
山其志時哉屈伸南陽之龍遭遇　世廟千載奇
逢運籌決策贊成大業撑天貫日昭哉忠赤礪山
帶河有炳勳烈潭潭相府峩峩麟閣出將入相為
國柱石身佩安危與同休戚年踰七旬享福無疆
伯仲潞國終始汾陽天奪何遽一鑑云亡雖則云
亡不朽者存懋德懋功曰忠曰勤孰揚厥美簡策
煌煌瞻彼西原是公玄堂天降之祥子孫其昌厥
或不信眡我銘章

高靈府院君申叔舟文忠公墓碑銘 并序

李承召

竊觀世之衰也天將興之則必生聖君賢佐相與寧濟一世而升于大猷是故殷之衰也時則有若傳說相高宗以致中興周之衰也時則有若方叔佐宣王克復舊物以今考之傳說有輔相之業而蔑聞武功方叔有征伐之功而未見相業曷若我文忠公天賦全才應運而生登翼 聖主文謨武略出將入相扶國步於斯蹙而措之太山之安者乎自吾東方有國以來人臣功德之盛蓋一人而已

成化十一年乙未夏六月戊午以疾卒于第訃聞
上震悼如失左右手為之輟膳朝特遣承旨弔之
賻贈有加於是朝廷失其羽儀士林失其宗匠百
寮無所於咨決庶民無所於仰賴雖兒童走卒莫
不咨嗟痛惜至有揮涕掩泣者其門生故吏親姻
僚友負哭于殯帷日踵門而不絶噫公之得此於
人又豈聲音笑貌之所可致歟越九月二十六日
葬于楊洲松山里東向之原自始卒暨于窆皆官
庀其事既葬嗣子某以公行狀請銘於予曰從先
君游最久盍銘諸予不敢辭謹按公諱叔舟字泛

翁號希賢堂高靈申氏其先本縣吏有諱成用者始擢第官至檢校軍器監歷四世至諱德麟典儀判書於公為曾祖工真草隸書判書生諱包翅工曹參議於公為祖參議生諱檣工曹左參判於公為考々典文衡為一世儒宗自判書以下皆以公勳推恩封爵妣鄭氏知成州事諱有之女也以永樂丁酉六月丁酉生公自幼穎敏俊偉見之者知其為大器及長嗜學於天下書靡不涉獵積之既厚發而為詩文汪洋大肆不作俗下文字時輩相傳以為程式歲戊午始以詩賦取進士公連魁初

覆試又中生員試明年秋 世宗親策公擢第三人初調典農直長吏曹差公祭執事吏不傳牒因而闕事憲司劾之公聞吏老恐坐罪除名自誣服由是稱為寬厚長者選入集賢殿為副修撰每朝謁長官已退藏書閣取平昔所未見書讀之不輟或請代同僚直宿通宵不寐一夕漏下三鼓 世宗遣小宦覘之公方端坐讀書及四鼓又遣覘之亦然亟 賜御衣以奬之壬戌還訓鍊注簿以日本國喜詞章每當通聘必擇文士為書狀官時方欲遣使擬書狀官者皆憚風濤險遠不行竟以公擬

之適久病新起兄弟親故咸曰羸憊如此豈堪遠
行力沮之公曰人臣當夷險一致豈可為身謀處
之怡然　世宗引見曰聞爾病羸可去耶對曰病
今良已臣何敢辭及至其國聞公才名求詩者坌
集公下筆不停若不經意思然語皆驚人至今傳
誦不置每使价之來必問公寒暄公在海途常候
氣以知風雨雖老於操舟者莫能及時我國與對
馬島約定歲遣船額島主為群下所詿誤不肯從
公還抵島見島主曰此非行人所知然聞之竊惑
焉若定船額必授文憑然後得達我國則權歸島

主其利博矣舡額不定則人皆自達何賴於島主其利害雖愚者亦知所擇矣島主悟遂定舡額曁到我境忽阻颶風未及艤岸衆蒼黃失措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游四方以踈蕩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鄕足為壯觀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飽見中原文物之盛不亦快乎時公見我國女被擄在彼方有娠命與同載至是皆曰孕婦木道所忌可投之以禳變公曰殺人而求活於德不祥吾不忍也俄而風定　世宗以諸國各製字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　御製字母二十八字名曰諺文開

局禁中擇文臣撰定公獨出入內殿親承睿裁定
其五音清濁之辨紐字偕聲之法諸儒守成而已
世宗又欲以諺字翻華音聞翰林學士黃瓚以罪
配遼東命公隨朝京使入遼東見瓚質問公聞言
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返遼東凡十三
丁卯秋中重試第四人超授集賢應教庚午春翰
林侍講倪謙等賫詔到國 世宗命公從游蓋欲
問知中原典故且學韻語也翰林一見如舊相與
唱酬稱公為東方巨擘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
韻和之既還寄詩云詞賦曾乘屈宋壇為傳聲譽

滿朝端其見敬重如此　上知公有經濟才欲試
可特除司憲掌令公屢抗章疏極言不諱有古諍
臣風俄陞執義辛未復入集賢殿爲直提學壬申
秋　世祖在潛邸以謝恩使赴京薦公爲書狀官時
權姦秉柄　世祖以宗英遠邁多有戒心公艱關萬
里調護　聖躬得竣事而還癸酉春以上護軍兼
知兵曹事陞承政院同副承旨由右副轉右承旨
冬　世祖靖難適公出外然以公夙參密謀　賜
輸忠協策靖難功臣號手批教書云同行萬里誓
死社稷俄改左遂陞爲都承旨乙亥夏　世祖即

位每引入臥內咨訪大議公援引古今指陳利病
上嘉納曰若更得如卿者一人吾何憂焉　賜同
德佐翼功臣號超拜藝文館大提學封高靈君奉
表如京師謝恩仍請誥命而還　特賜土田臧獲
丙子春遷兵曹判書啓曰我國三方受敵而海寇
慓悍禦之尤難一失其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曰
卿嘗奉使備諳情僞今悉以應接之事委卿自是
専掌禮曹　夏成三問等獄起逮繫數百人命公雜
治緣情詳讞全活者多進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
遷議政府右贊成兼成均大司成凖典文衡丁丑

秋改左贊成冬陞右議政己卯夏以久雨辭職
御書不允曰予與卿同體贊化卿若退步予何
進步冬陞左議政先是野人亟入寇 上欲征之
廷議不一公獨以為可征規畫勝筭 上曰卿言
正合予意庚辰秋命公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
往討之公部分將士數道並進深入窟穴草薙禽
獮大捷而還虜乘夜尾擊營中喧呼應戰公堅臥
不動召幕僚唱和口號一絕云虜中霜落塞垣寒
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臥看星斗正
闌干將士觀其安閑賴以不擾其措授方略令勇

惕齊奮臨機應變使敵不敢犯雖古名將蔑以加
矣凱還 上喜甚錫賚不可勝紀壬午陞領議政
府事甲申以盛滿辭封高靈君丁亥兼判禮曹戊
子秋 世祖晏駕 睿宗即位以遺命 命公入
承政院參決庶務公盡心協輔以濟庶政冬定南
怡亂 賜保社炳幾定難翊戴功臣號己丑冬
睿宗又晏駕中外遑遑罔知所為公獨建白 大
王大妃曰宜亟定喪主以安人心 大王大妃
命主上入承大統辛卯夏 賜純誠明亮經濟弘
化佐理功臣號授密符以憑宣召防機變冬復拜

領議政上書辭免 大王大妃下旨曰 世祖稱
卿爲魏徵今忘之乎何遽爾耶 上又宣旨曰予
聞 世祖每語睿宗曰予與叔舟定之大法必於汝
時共享太平矣今予幼冲卿何固辭壬辰夏又以
老病上書乞骸骨兼陳時弊忠懇剴切 上不允
仍命寫一通以自警省嘗命公入史局監修 世
祖睿宗實錄至是成 賜宴慰之幷 賜鞍馬表
裏甲午春以災變再上書辭職 御書批其尾慰
諭懇至乙未春 上遣中官 賜內醞廐馬 御
書諭曰今聞正朝使之言乃知賊謀之深當初報

變卿首建良策國無後悔予甚悅之先是建州野人聲言入寇人皆以為虜常態不足虞也公獨建議分遣助戰將士列守要害由是賊來不得逞焉

初　世祖以我國舊史踈舛命公撰東國通鑑值國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擇命文臣就公第承總裁以訖功且命官給餼廩　世祖又命改撰五禮儀諸儒論議不一歷三朝未就　上命公刪定公損益古今備極情文以成不刊之典公旁通諸國音韻手翻諸譯以進學譯者不賴師授易以通曉又記日本女真山川要害作地圖以進籌邊

者不賴鄉道昭如親履目作海東諸國記自國王
以至酋帥族係強弱管兵多少與夫疆域遠近風
俗異同使船往來之節我國館饋之式無不備載
使有司得有所考據不失交際之禮 上覽而嘉
之賞賜優厚及公遘疾 上命中官內醫近侍問
病遺以 御藥廚膳相接於路病革遺承旨問後
事公以國家昇平邊備踈虞乃啓北方戍禦宜急
措置遺命薄葬殉以書籍不作浮屠法公天性高
明德宇淵深豁達之度足以有容豪宕之才足以
有爲其爲學脫略章句務求聖賢之旨其爲文剪

截浮華追配古人之作居常待人溫溫可即而不失於禮隨世應務恢恢有餘而不變所守議論可否通變無礙常持大體不拘小節　世祖踐祚更新庶政公久管樞要從容將順常諷諭以沃其心未嘗賣直以售其名　世祖益重之中離國家多故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同心協力上輔　聖躬下濟時艱竭誠盡瘁以登至治長百寮典文衡以一身爲國家安危者幾二十年軍國重事紛委於前左酬右答剖決如流若不措意人始疑其疎閱及見其施行皆合機宜每朝廷大議衆論蜂起

各是己見公援古酌今折之以至當人皆推服公
領 經筵每當進講遇有切於君德關於時政者
則必反覆開陳以期感悟嘗以為興化之源在崇
學校勸 上幸成均館展謁先聖橫經問難以為
養民之本在劭農桑賛 上行耕籍之禮 親祀
先農退與三事秉耒躬耕凡累朝未遑之典大略
舉而行之掌試十四榜得人最盛多至卿相盖以
藻鑑之明不可欺以私耳無判禮曹十數年以事
大交隣為己任表箋辭命皆公潤色彼此之間情
禮兼盡厚往薄来得其歡心嘗曰與人交際似易

而實難唯至誠可以感動中孚之信可及豚魚況
於人乎 上引見諸方客使公承 命導宣德意
周旋往復容儀可觀客人皆敬畏焉待朋友以信
人有一長必隨才甄拔常準歐陽公愚可使懦可
使之言曰人無賢不肖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戚
以恩維緦袒踈屬視如子弟吉凶疾恙親加調護
有早孤無依者則撫育訓誨使之成立嗚呼公久
居寵利而能保其功累握權柄而不隕厥問名動
中原威振殊俗功蓋一世而人無間言蓋其學問
操守之力有以極其至故其發而措諸事業者卓

阜知此其大也 世祖嘗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
之於張良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其君
臣相得殆天授非人力也公娶司宰副正尹景淵
之女生八男一女長澍通禮門奉禮次澌咸吉道
觀察使皆先公卒次凝黃海道觀察使次瀞吏曹
參判中丙戌文科次浚兵曹參議魁庚寅文科與
瀞皆策勳為佐理功臣次溥折衝行司果次泂司
贍寺正中甲午文科次泌行司果女適司猛申命
壽澍娶左議政 韓明澮之女生三男曰從洽敦寧
府僉正曰從沃典牲署參奉曰從濩魁進士試澌

娶司勇丁湖之女生二男一女男用灌用漑女適
司果姜鶴孫瀠娶同知中樞尹岑之女生二女長
適承仕郎鄭有綱次適務功郎洪泰孫瀞娶享寧
君之女生二男曰永澈務功郎曰永洪適仕郎浚
娶清州判官柳守昌之女生一男曰復淳泂娶上
將鄭溥之女生二男一女男曰光潤光澤泌娶高
山縣監尹三元之女生三男二女從洽娶坡平君
岩之女生二男二女從沃娶宗簿寺正李壽稚之
女生一男鶴孫生二男一女男曰永壽享壽公之
側室男女各一男曰潔女選入掖庭銘曰惟我大

東表海為邦川流岳峙轇轕洪厖海岳鍾秀降為
異人異人伊何鳴世之臣聰明豪邁其氣浩然量
包宇宙學貫天人文謨武略王佐之才酬酢一世
游刃恢恢遭時遇主展厥猷為剗平內訌扶植鴻
基經綸贊化弘濟于時再扶日轂升于太淸國步
之蹙由我以亨百為之度由我以貞出將入相身
佩安危德洽于民威疊于夷歷事三朝多于懋績
誓指山河疇庸錫爵功蓋一代位冠群工久典文
衡亦掌秩宗禮樂明備神人以和敎行俗美仁義
漸磨我朝之治比隆殷周我公之業伊傅與儔德

旣厚積流慶益深天錫祚胤粤惟多男追蹤八龍
難弟難兄亦有諸孫玉潤珠明聯芳桂籍齊範雲
程朱衣象笏邦家之榮於戲子孫旣多且賢由公
德馨格于上玄公則逝矣惟德有傳昭茲來許曷
不饗旃赫世載德永孚于先斲石刻詞以告無期
過者墮淚明德之思

朝鮮故黃胡安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宗直

本朝之興將百年于茲其間號爲太平賢相者才
一二數而尨村黃翼成公爲之冠至今人無貴賤
稱之不置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有如翼成之子孫苟能幹父蠱而食舊德以不忝其所生則謂之世臣夫誰曰不可故判中樞府事胡安公即其人也公諱致身字孟忠系出于南原府之長水縣高麗平章事崔洪胤之外孫有諱均底者贈議政府參贊其子諱君瑞江陵大都護府事贈議政府左議政江陵寔生領議政府事世子師贈南原府院君諱喜即翼成公也公乃翼成之冢嗣妣楊氏清州人典書震之女贈貞敬夫人公生而魁偉年甫五六騎牛李先生見之曰真英物也稍長能自課學不懈 太宗恭定大

王聞之謂翼成曰卿之子自力於為學可無愧董仲舒之下帷也因錫名董超授恭安府副丞後以其名不類昆季改賜今名陞司宰直長其後累遷司贍注簿司憲監察戶曹佐郎司醞署令皆有能名宣德丙午拜刑曹都官正郎有勢家占齊民為奴婢積訟五十餘年公視事不踰月而決還良籍物論快之明年陞四品以西職兼世子翊贊後返文資三品為判通禮門事兼尚瑞少尹癸丑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居三年以事免俄拜禮曹參議移戶曹尋陞嘉善為中樞院副使轉漢城府尹 上

聞其能剖斷枉直無間言甚器重之拜京畿都觀
察使舊例供進之物不分土宜守令責辦於民為
弊已久即進白于朝遂其所產以進民便之歲滿
拜慶昌府尹轉刑戶曹參判甲子陞資憲戶曹判
書改判漢城府事戊辰居貞敬憂壬申居翼成憂
服除拜中樞院使以賀聖節使赴燕京自 祖宗
以來累請宋史于大明而未遂至是更付奏以請
公果得秘府一本以還 世祖時在潛邸白魯山
告于 宗廟錫公鞍具馬加從官一級明年以本
官兼都鎮撫天順丁丑拜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治

形名撫士卒有古名將風公自少有射譽一日以
習兵出畋矢貫獸而著于枯槎不可拔軍吏嘆服
以爲李廣之穿石不能加也召拜仁順府尹移仁
壽府辛巳陞崇政判中樞院事未幾罷閑居數年
成化丙戌公之弟烈成公令從者竊摘園柿以歸
邀公共嘗公嘆其美及還園中實之鮮紅者盡矣
方知見紿其相與歡謔多類此値 世祖幸永膺
大君之第闈之謂永膺曰吾兄弟友愛亦當如之
即召公拜同知中樞兼都摠管時公年七十請致
仕 不允戊子陞崇祿今 上即祚再度乞骸不

允已亥判中樞府事明年又乞骸 上遣經筵史
官敦諭就職越四年甲辰以疾卒享年八十八
上震悼爲之不坐朝者二日遣使弔祭公始因門
地見用而能以寬厚勤恪歷事累朝位望崇重終
始一節而壽未及翼戍者才二歲 世祖每當巡
幸必命公爲留都將亟稱之曰郭子儀豈以忠信
富壽子孫衣冠之盛可以擬之耶先娵宗簿判事
金淇女後娵黃象女生男九人女五人曰事親麻
田郡守曰事長武科僉知中樞府事曰事賢中部
錄事曰事兄武科司憲監察金氏出也曰事忠振

咸縣令曰事孝登第今爲兵曹正郎曰事恭武科
令爲工曹參議曰事義早卒曰事敬內禁衛黃氏
出也金氏女長適檢參議禹孝新次適判官蔡潭
黃氏女長適漣川縣監安堯卿次適護軍李九經
次適承仕郎申叔檜內外孫男女凡五十六人曾
孫男女凡五十一人旣除喪二年正郎來請墓碑
之銘于嵩善金宗直辭而不獲遂爲詩曰碣碣黃
公鸞停鵠峙江陵之孫翼成之子非但瓌姿其徳
實似幼而希董錫名自天弧矢亦藏命中應弦都
官申枉時論稱快華問乃振長途云邁斗標攸擢

阪曹連拜京兆剖決又騰萬口赤縣甘棠貞海細柳民免童毁戍無偷狗宋史記傳帙逾數百公賁以回天予之錫爰告 大廟賞賚有赫偕弟烈成友愛深篤園柿爲戲可見湛樂聲徹九重用勉華蕚玉輦巡遊公必留鎮擬公汾陽終始忠信教子若孫其笏滿床良辰吉日衎衎一堂三達五福人實難俱公擧有之往牒所無鴻樞十載人競爲儀輌云世臣非公其誰累勤乞骸天不慭遺篋終允洽哀亦有慶凡公後人盍圖于永

墓誌

朝散大夫成均館司成安君墓碣銘 并序

洪貴達

弘治六年春弘文館應敎表少游抵予泣且言曰吾同年安君去歲秋承命往城于平海行次江陵夜就寢曉視之死矣其孤以其喪還用本年十月初三日葬于廣州治乙之都尺村吁其人既已幽之地下矣顧其平生行與事有不隨其身而埋沒者存將托於辭垂之永久非公其誰宜為予乃作而嘆曰安吾之舊也昔吾備員藝文館安充翰林安郞于刑部吾忝參判吾為國子祭酒安為司成安

吾之舊也知其人無有愈於我者宜夫求其辭者
之以我為歸也謹按君諱彭命字德甫廣陵人有
判典農寺事諱器其曾祖開城府留後諱省其祖
司憲監察諱從生其父娶吏曹正郎裴素女生君
於正統丁卯三月日迄今得年四十六何其短也
君少孤年十七始知讀書廿有二而占司馬榜又
三年擢科第何成功之速也初君在芹宮有巫稱
內旨禱祀于泮水內諸生皆憤疾然畏譴莫有言
者君獨奮然逐走之其志氣然也既入官出入臺
省郎官所至皆有聲其在刑部折獄務平反因有

法不當死而獄成時判書嚴諸郎莫敢駁君獨與之角辭甚辨判書悟因得不死時賴君全活者多然於情法所不原者執之而已無少屈撓爲奉常僉正職掌籍田凡祭享之供必盥洗親自封進嘗爲侍御史一日與領敦寧尹壕同入 經筵退且飯尹名呼君君不應詰 閤門啓曰臣與尹同年捷科第素相親善然臣臺官也至名呼公座中是臣名望素輕爲人忽慢耳請避嫌聞者凜然凡當官敢言不避權勢皆此類也君氣禀端學識精又能律身以度臨事有恪朋友愛敬之性廉退平生

未嘗袖刺謁公卿又不事家人産業居室常懸磬
如也常於廣州置別墅爲歸老計語人曰人老則
志衰冒居官職取譏於人吾所甚畏家雖貧見人
窮乏苟力所及必周之親戚到門無問遠近貴賤
待之一以誠見人之善則喜如己有之至於聞人
過惡嚬蹙如啣苦然其好惡如此嗚呼孰謂君終
於此而止耶君娶縣監洪係江之女生二男四女
女長適生員李滋次適宗親鶴城守某男長曰景
純餘子女幼銘曰天能才德乎人不能壽祿其身
地能藏其體魄不能沒其精神先生雖死不死者

存廣陵之墟都尺之村先祚不歇者先生之原歟

通訓大夫行咸從縣令權公墓碣銘

權永嘉大姓有諱曰深歷仕至江陵府判官曰恒起儒術位至成均司藝皆聞人也父司藝祖判官而能世其家聲者咸從公也公諱某字某幼有志於學深造之以道然不利於求嘗屢就有司售其能不見荅乃違之由他岐升試主簿于司饔尋歷鎭岑谷城兩縣尉轉而還義盈庫宗廟平市署令所至皆有聲績竟出宰于咸從公爲吏久至是浩然有歸去志朝廷知而故如其志焉未幾病卒于

京師實弘治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也公之女歸于貴達之子彥弼而寡時在貴達所訃至即頓仆號痛曰有是哉既失所天倚父為天今何恃哭不絕聲口不粒米幾絕者累日始少省人事嗚呼吾何心忍聽吾何心忍聽既而公之衞司憲持平曰桂舁公柩將歸葬于安東道過咸昌縣貴達時亦持服在縣中乃拜柩而哭對持平又哭持平顏色慼哭泣哀凡所施為出於至誠吾竊以為咸從為不死矣既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再期而至壬子二月日持平以書走京師報貴達曰既葬既祥但

益悲感耳更無所事願借一言於左右刋之石垂之永久是吾志也則吾父雖死不朽矣貴達執書泣曰吾之子死而公之女寡公又死而公之女復單吾何忍淚雖然公則與公之壻偕相從於地下矣公之嗣復能篤友愛於妹盡誠孝於公又將大有為於時光大其門戶孰謂公死滅滅無所聞於世也公之室德山宋氏賢夫人也宋旣早世公久人間幾年鼓盆而歌乎今得相依丘壠若平生居處然冥冥間事吾不知雖然豈不是公所安乎乃銘之曰維志之醇維質之厚國焉忠順家焉孝友

麃平守官和易近民苟所經過遺愛在人位卑壽
嗇天胡不仁天固有意公知乎不不大其身必大
其後是必然理期在朝夕忍言不固以誌于石

通政大夫工曹參議金公墓誌　申從濩

吾友金君節名訢曾祖自知正憲開城留後謚文
靖祖俊通政內資寺尹父友臣通政令户曹參議
妣李氏知清風郡李繼忠之女生而穎異稍長閉
門讀書史人罕見其面窮探遠搜涵濆日富歲戊
子年二十一魁進士辛卯又擢魁科聲名振一時
風彩端雅人望之知其為金玉君子也因事久不

調癸巳春授宣務成均典籍夏遷兵曹佐郎丙申陞加承訓帶知製 敎未幾拜藝文副校理兼經筵侍讀官丁酉加承議戊戌藝文館改號弘文仍爲副校理兼春秋記注官己亥加奉訓陞校理是時國家通信日本選爲書狀官遣之未達而還庚子加奉直陞質正官朝京辛丑加通善壬寅加通德又加朝奉癸卯兼藝文應敎國制擇才高將主文盟者授之甲辰加奉正陞直提學乙巳特加中訓是夏超通訓丙午陞工曹參議己感風疾乞解職不許遣醫治療丁未又辭移上護軍雖在床

褥長賜廩祿數問其證聯賜藥餌浴于溫陽下
書監司發丁輿歸皆異數也壬子正月遂不起享
年四十五聞者惜之是年三月將葬于交河縣杉
栗里外祖塋域也其兄刑曹參議諶來請銘甚切
君節而至此忍銘之耶與君節相從於玉堂金馬
首尾五寒暑矣知君節莫如我壬寅歲余自廣陵
校官誤恩西清一時魁傑雄俊之士林立而心所
敬服者獨吾君節耳嘗欲剡章論事締思數日過
君節質之則微笑若有所思索筆盡抹去命易他
紙颯颯風馳而雨驟筆不暫停須臾已盈數紙從

傍睨之出入今古援據精切文彩爛然如從漢者鏜鞳終身之力其敢望其髣髴耶一日同論事上前危語劘上　天威震動傍侍者縮頸不能出一聲獨徐徐辨析是非嘿回天心余既服其才又服剛勁不撓又如此其奉使日本也遇風濤舟出没如鳧鷖死僅一髮同舟之人皆蒼皇呌號而端坐讀書怡然如在閨閤抵對馬島上介遘疾命還衆皆躍失喜而君節獨以不能窮扶桑暘谷盡天下大觀為恨也平生胷襟坦然死生利害一聽於天而遇事略不動心使天假之年遭時顯隆其所

成就何可量也嗚呼顏淵而夭伯牛而病富貴壽
考備享諸福者往往世之所謂闒茸無狀者是果
何理歟豈天之福善禍淫自與人殊耶抑不知杳
杳冥冥之中禍福與奪一任其自然而然歟皆未
可知也如吾君節老親在堂寡妻孤兒丁零寒苦
四壁蕭然寢門之痛容有旣乎文章簡古雅潔又
能詩尤工於排律錐置古作者中亦不多讓每庭
試儒紳輒居第一恩賜稠疊士林歆艷娶前平康
縣監尹墀之女生三女三男男長安國次曰安世
次曰安老皆幼女長適幼學沈光豪青城尉沈安

義之孫也餘纫銘曰守志陵霜百鍊銅也摛藻挾天萬選錢也身雖不壽而名不朽萬歲之長其又何傷勒銘玄扃昭示千齡

趙與叔墓碣

金駉孫

嗚呼與叔亡踰年吾益悲非吾悲與叔與叔之學能使余悲也與叔之學非科擧之學世人不信而余獨信之信之深故悲之深同余悲者亦多與叔心地虛明貌恭而言遜內其學而不出吾朋友中一人耳然其資稟超邁欲一蹴妙到而不以工夫為先蓋高明之過也余嘗從之其病與叔瞿然起謝

真不吝改者也與叔姓趙諱廣臨高祖涓翊 太
宗有功封漢川府院君子孫世蔭焉父勛金山郡
守母李氏夢日而生與叔癸未歲也幼性警透長
而醇靜心濂洛常一室危坐帖聖賢訓於四壁以
自省家貧晏如王父母俱存一堂四親無不得其
懽心有弟廣輔廣佐日講小學務道以善平生所
存有過人者而群居循循未嘗崖異人益敬愛同
余丙午進士後登壬子第授承文正字終奉常奉
事諸友具棺斂旣踰月窆于京畿高陽之原甲寅
五月壬寅也與叔娶柳氏無子其父號天慟曰吾

兒未嘗得罪于天天何酷尋亦卒其友朋益傷之相與謀各出貲依徐孺子故事竪石于墓道咸屬余銘嗚呼余尚銘與叔乎不銘則不著乃銘曰生海隅又千載不得尼叟生癸未死甲寅三十有二顏之壽圭首之碣兮安能使爾以不朽

管處士墓誌銘

處士名述字述古本姓毛氏毛刺史管城侯毛元銳皆其先也毛氏鼻祖自書契時已顯佐伏羲畫八卦從孔子修春秋獲麟而見絕於魯其子孫分仕諸侯在楚者曰毛聿在燕者曰毛弗在吳者曰

毛不律在秦者曰毛弼秦并六國毛氏在諸國者不振在秦者獨著至今不廢子孫相襲祖先名不改蓋夷俗然也初為蒙将軍幕府史燮重薦始皇用事封管城然秦郡縣天下實無分地世遂謂毛氏因蒙薦始顯云者非也從李斯工篆隸得脫盧生之禍漢末以金屋貯毛寵如阿嬌象齒為佩隋珠和璧無不飾汰侈幾敗以能博紀免至魏晉出入鍾王家為掌右軍因毛著名而惡其侈著經抑之後在大小歐陽家猶不悛然御之在上如何梁簡文特設一牀敬同徐孺凝塵滿席毛不敢胡亂

又侍湘東王著書王分毛三等而官之置左右給
事欲奬忠孝則呼金魚袋德行呼鍍魚文章呼竹
符草制無不允毛氏世柄斯文後世夢毛有異者
詞必進嘗効五色瑞於江淹又呈青鏤異於紀少
瑜若和凝諸人莫不有驗然自秦來史多失其名
唐時有毛花者與李白神交花矜艶因縱色無忌
嘗隨白供奉便殿玄宗呼宮嬪十人本硯托凍畫
呵其口諸嬪以有勅立不動上見而不問白亦不
以舉非人為謝然亦知務本常與王勃耦而力耕
以毛氏之行於世非一日歷代君臣皆薄恩少盡

其力老死輒棄溝壑僧智永始推慈悲念收瘞為塚蓋毛氏種落不一多出番禺其生如犬戎先皆腥膻醜類或羔羊或虎豹或猩猩或雞鴨或狐狸或鼠兔白日交人而生漸染入中國皆譜毛氏常去氈裘喜往文獻之邦君子嘉之不計世累而用之然禀性詭隨不視人賢愚巧拙惟其任不辭勞未嘗挾貴驕賤雖奴隸曉文則往才思甚高天道性命之妙科斗篆籀之古皆能為出曲折而未嘗自建立常受役於人人以是賤之呼為尖頭奴元魏時有古弼者亦番族頭尖時呼為筆公佛貍將

獵弼為留臺弱馬佛狸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會殺此奴以直寛不殺後愛楊文德金佛狸錄功不加罪佛狸殂坐法誅然元魏法慕古厲漢法慘不用參夷故其子孫得全仕唐見太宗既平天下而猶逞武滋不悅使習揮戈法竟不奉詔與虞世南善須世南數勉俱至上前又隨柳公權直諫頗見稱然毛氏不喜武人故武人亦不喜毛氏述古五代祖雖子者見斥於史弘肇弘肇武人也仕於無道之世簡貴如此時事可知初唐太宗欲親俘虜賜宗姓及其衰也宦官主兵養壯士以

為腹心方鎮大臣皆效之遂成風俗至五季帝王
莫不然於是雖英雄豪傑之士為所漸染棄本宗
冒他姓恬不為怪梁初毛之別宗避中原亂仕南
唐見李昇枉撰宗籍祖吳王預用事遂効尤改其
姓管自詭為管仲後祖禰以上雖顯而無見稱聖
人如管仲仁故取以誇人其後郭崇韜墓之乃拜
子儀墓而祖之世道至此人倫滅矣管氏子孫入
宋見狄青不祖梁公慙不自容其友陳玄解之曰
翁氏庫氏司馬氏司空氏皆以官為氏子之先封
管城管為氏庸何傷管喜幸宋朝諸賢不接人而

迎致管氏恐後發揮其道德文章司馬公尤崇奉之著黃袍不以為僭蓋録其同撰資治功在萬世也然其舊習猶存蘇内翰所譏肥皮鏝頭者補吳說朱晦翁所親褱心掾者穪藻皆非所生也末流乃系工匠之世其賤尤甚唯在叔靜家㬥孔明而系諸葛世穪諸葛所生為貴大為蘇子嘆賞管氏居常喜動動必促壽靜可以延而久則病生蘇氏學李建中方用水銀一錢沸湯調糊令管氏服之有神效管氏族來東方久子孫盛衰隨世不同好尚亦異有屬猪之後備蒙古長公主膳夫負鼎瓶俎

到高麗其耳孫亥生者身長如杠高步大言不適時用世無與者唯與神童朴訥遊善蹤迹奇詭此外唯四族最蕃皆冒管為姓貂冠族貴羔裘族賤卯君族在貴賤間其種易短折人不尚雖自謂神明後正如鐵爐步也貂羔兩族稍壽於卯而勁健可人意世多任使以其禀中央土之色故國中總稱管子而不名然不詳其所自出或疑鷄林志所著黄豪者為蔭蘆城主後仕高麗宋錢穆父使回挈與俱太史見而愛之嫌虜姓之同己以為猩猩族而詠之初不知非姓黄且高麗實無猩猩族穆

父所獲即今黃袍族也或曰黃冠之先名狄善緣
木如术客或名鼬膏赤黃衣鼬與猩聲相近而誤
云未知是否又有一短漢年甲子羮湏冉于思可
用而狡黠主穿窬大竊大倉粟以贓論廢大抵管
氏性貪墨述古黃冠族自膏道服外慕清淨其父
名尾生輕躁無行世號黃狂于累以勲封竹山君
卒奉常議因人成事曰襄貪以敗官曰墨遂謚襄
墨公述古恚欲援其家例陳雪晁某家子不得請
止自以奴虜之種累世貴顯負氣多為嘲詆譏刺
之言書之簡牘恐一朝焚坑之禍復起遂不仕索

清貧之士與遊處我一室久未試水銀方懼其疾
作携到書堂述古少年鋒尚銳而性恬靜猒動作
每免冠請而吾不許既任事不邁跡然此子憂空
不如是餧無以自資雖善聚斂終不自私輒周其
友楮生無餘然其一身被汚已深吾知管氏貪不
以為貪也述古後見文忠公改謚嘆曰善惡因人
好惡可改則百世不改者空言也悔不許襄墨焉
初見其兄弟有有心者有無心者吾擇其無心者
取焉以其心無二適號無心子而弄之即述古也
為人沉默然適知己開懷其鋒不可當述古平生

病肺喜飲水沐浴漫戲如泅兒低頭倒池出沒不
休及為文章滔滔不渴値天寒飲水多而腹脹吾
懇凍死遽使就爐則寒熱交益不可為流汗仆地
遂不起從者舉以沐則頭童無可櫛因其感古憂
世動形語言而鬢髮早彫也悲夫遂加竹皮冠歛
以絲衾從素志也嗚呼生而我役不遺餘力每掉
頭世務而不能舍我決去因疾又不盡年吾安得
不悲哉人生上壽百年猶以為短此族上壽者僅
享一年而述古纔半年造物者獨何薄耶如述古
慧者世不多得吾嘗吟諷而未吐者先意奉承如

照肝膽必欲宣揚吾懷抱而後止今巳矣其族雖盛遍一國各管其主不相能兄弟五人皆不睦素與往來多俗流世號死友如楮知白易玄光若不相知知白尤負息石處中殊頑然不動念述古不娶無子屍在床不收吾益悲之謀於同榻姜木溪求朱文忠陶靖節貞曜先生故事私謚曰文悼處士出俸錢買棺歸厚署瘞于讀書堂址原無槨墓而不墳合上古也管族蕃恐後世不知譜系且述古平日爲予恨智永塚而無誌韓愈傳而不銘故旣誌又銘燒磚以紀而并瘞之以慰冥冥銘曰年

癸丑月建子龍山岡堂後址一抔土兮管述古葬于是

有朝鮮都摠府經歷兼司憲府執義金公淑人李氏祔葬墓誌銘并序 權五福

公諱孟字子進金海人考諱克一金官始祖首露王之裔事親不仕以孝旌閭母李氏漢城府尹暕之女以永樂庚寅八月初一日生公幼攻文雄鳴嶺南既冠舉於鄉中戊午生員進士登辛酉第時年三十二授校書正字我 世宗二十三年也歷仕五朝積資通訓雖忠亶性高亢不事干謁故屢

經變故而害不及身我 成宗二年辛卯年六十
二以都摠府經歷兼司憲府執義銓曹再調官皆
不起居鄉不管世事唯日飲醇酒常與野老同席
爭者十年然人有自京來者必問 上體寧否平
生篤於孝友嫁人孫女恤人窮喪多陰德成化癸
卯九月十一日終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清道
西北水峴里乾坐巽向之原壽七十四夫人李氏
諱玉妃龍仁望族工曹典書宋順曾孫女以永樂
甲辰二月二十四日生幼性懿淑既笄歸金氏執
婦道撿僕妾未嘗有妬媢色舅姑稱順族人服爲

弘治九年丙辰閏三月二十九日終其年五月二
十七日祔窆墓左成雙塚公先娶鄭生一女適生
員金震卿非首露金也繼夫人生二女三男女長
適司直尹起汾次適司果趙鍵男長駿孫次驥孫
同登壬寅甲科 成廟竒之召見 殿前特令榮
親次駉孫又於是年魁解額公皆及見公邃文學
工篆分三子皆所自訓也後四年丙午駿孫重捷
科駉孫連中生員進士文科三試兄弟再設榮遊
於鄉郡桂華連輝郡國聳觀三子出入臺閣迭乞
外便養一世共榮夫人皆享其奉每泣公之不及

也遠別子女所勉惟義不作兒女顔每以謹言行
篤信義立朝廷處朋友之道誨三子其臨民必曰
毋使緦及老母也諄諄懇到然後遣三子交游縉
紳道過莫不上堂夫人皆受其拜而酌送如待子
之禮家法甚肅待族人甚恩公之庶子多賤出公
沒之後夫人以己之蒼頭盡贖而良之紀其生業
驥孫不幸以刑曹佐郎先卒駿孫以咸陽郡守駙
孫以户曹正郎辭職侍疾初因微恙轉成沉痾氣
息奄奄而精神益明區處家事無少差謬郡守為
劑藥取鐵研於咸陽夫人聞之輒矉蹙曰豈宜公

物留私第以予病累汝躬立遂棺槨後事輒令治辦時於眼前縫製衣衾分餘於婢僕語二子曰吾年老死命也勿為我傷生云壽七十三將襄事郡守兄弟號哭而徵予銘噫予於執義公雖未及謦欬而其平生積德行義飫聞於人者久又與三子者交嘗母視大夫人今欲更上堂拜得乎遂涕泣而誌之且銘曰噫我公卓爾守弘而毅孝且友律旣密世寡偶干進靡郎潛久拂歸袖室如斗身江湖樂社酒内有助積彌厚不食報宜有後抱國器可大受早立揚知善誘祔同穴共保佑石以紀昭

不朽

續東文選卷之二十

續東文選卷之二十